



J
10314
15

光華書局
第 一 號

路

著 盾 茅

路馬四海上

行 印 局 書 華 光

路

—

一九三〇年，剛過了一五一節。早晚雖則還涼快，正午時分却已經像盛夏那麼熱。軟藤在懸陽下面的江漢關碼頭，蠕動著聲嘶流汗的人臉。過江來的箱籠包裹，倒也不少。這是因為近來風聲又緊，武昌城裏的老百姓不得不打疊些細軟送進漢口租界。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誰也不很了然。徐家棚車站昨夜開出了一

列兵車，是千真萬確的；湘江輪船到岳州被扣，許多逃難的老百姓改搭了木船下來，沒有地方住，就在文昌門外空地上過了一夜，也是千真萬確的。大智門方面也不閉靜。每天總有四五列車的傷兵裝到。上游到沙市，下游到武穴，節節紅旂飛舞，兵火瀾漫。只道武陽夏數十里周圍算是一「七豎不驚」，然而有人滿之患。漢口的旅館都告「客滿」。旅館老板眯著笑眼，拍拍裝飽了的錢袋，趕快又去做公債「空頭」。

前方怎樣，上下游怎樣，武昌的老百姓老實是滿不關心的；最近的又起恐慌，無非是爲的緊在後方。聽說桂軍逼近了湘潭，說不定還是要在賀勝橋，汀泗橋之間再演三年前的老把戲。

夾在這大堆的嚷嚷鬧鬧的過江人中間，青年薪，也挾着一隻小

小的上等牛皮手提箱，被波浪似的肩陣在簸蕩。他是一個大學生。快要畢業的大學生。從服裝看來，該是個寒苦的學生，然而從他的丰腴的臉龐，從容的氣度和眉宇間的英俊颯爽看來，似乎他的出身並不怎樣「微賤」。他是屬於破產的所謂「士大夫階級」的子弟。手提箱却不是他的。自然他也有過和這一樣地精緻名貴的一隻手提箱，但那是很久很久的事了，並且賣了那箱子換來的幾本書和一套制服也早已破舊不堪。現在這手提箱是一位女同學的。總該是裝著貴重的飾品的了。也是聽得風聲喫緊，所以托薪帶過江來，打算寄放在法租界的親戚的家裏。

掙脫了人道的青年薪，鬆一口氣，揩一揩額角上的汗珠，掙眼瞅著包圍攔來的人力車夫，一面用手插進衣袋裏，數著剩下來的銅

子。

「法界，天主堂街！」

「六百錢，拉您家去！」

他的衣袋裏的銅子也數完了。是十九個雙銅子，三百八。無論如何不夠坐車子。怪窘地搖着頭，忍心裝作不曾聽到別的車夫們嚷說的「五百六」，「五百」，他匆匆地沖開車夫的圍陣，沿着江邊馬路往東走，手提箱換在右手裏。

覺得手下漸漸重了，他再換一次手，忍不住對箱子瞅了一眼。亮晶晶的兩具彈簧階鎖彷彿就是箱子的女主人的一對俊眼睛，多麼溫柔，而又常是那樣含情未吐。薪的心有些晃蕩了。眼前散亂的人影都幻化成他這知心的女同學。脚下慢了，思潮的起落却更頻數。

女同學中是她學問最好……模樣兒差些，但是那一對聰明外露的眼睛呀……不多說話……只眼光那一閃就叫人風魔了夠透……聽說父親是巨商，什麼廠在信陽……咳，怎麼想到這上頭去了？……太驕傲是真的，但現代的女子不有點兒驕傲便會受侮辱的哪……也並不是不能溫柔……對上了她的心，溫柔的叫你醉……比自己大了幾歲……但據說正是那樣過了二十五歲的女子才能真心愛人呢……新的臉上掠過了滿意的笑容，微頷著的嘴唇輕輕哼了一句：

「滿堂兮美人，獨與予兮目成！」

吟味著這知遇之感，脚步是快了，眼光有些發楞，下意識地把箱子再換一次手，却突然圍過兩三個人，阻住了去路。

是三個巡捕。外國人和中國人。要看看箱子裏是什麼東西。當

真是女同學並沒把鑰匙交給薪。竟忘記了法租界時時要檢查行人。然而箱子裏管保都不過是些女子的用品，也許有點貴重首飾。要寄放到某公館去。親戚？是這箱的主人。自然某公館裏不認識薪這個人。却是有一封女同學的寄放箱子的信。

一切的申說都不行。箱子是頗重。巡捕們交互提著估斤兩。眼光只在薪身上打滾。看過了女同學的信，又搜過薪的身體，結果還是連人帶物都弄到捕房裏。

也是少爺出身的薪好像閨秀被人誣污似的很生氣。看著別人也是箱籠包裹的安然在街上走，更是不平。格外又有一層不放心。生恐箱子裏的一寶貝一丟失了一二件，則將何以對女友！此時他真有點反對軍閥的內爭，和匪共的搗亂了。不是怨地，何至青天白日檢

查行人？

等待一切都弄明白又到天主堂街某公館交付清楚以後，已經是紅日西斜近黃昏。薪餉著肚子渡江回去。站在船舷上，晚風吹著頗有些涼意。到船裏，又是汗臭煙味悶得人發昏。算是右後舷差可，他就蹲在那裏靜聽人們談論著前後方的軍情。倒映在江水中的漢口的燈火一點一點遠了，混成一片金波。湘江泊著的五六艘外國軍艦更桅上的燈，閃閃地像是半空的大星。就是這五六條大傢伙使得漢口租界成爲保險庫！不圖今天自己也上了一個「保險庫」。無端又碰到麻煩。總算外國人還講理，僅僅耽擱他四小時。這麼胡亂地想著的薪猛記起學校裏某教授說的「帝國主義不打自倒」那番議論來了。可不是？沒有內戰，沒有匪共，租界失却了「保險庫」的作用，帝

國主義也就無計可施！

上流水面托著半輪紅日，映得半江的水色成爲赭裏帶金。新側過臉去瞅著，思緒又轉了方向。女同學的箱子裏藏著一張男子的照片呢！同學中沒有這個人。莫不是她的未婚夫？許是什麼大學的教授？北平？南京？也許是政界中？那麼，委員呢？什麼長，什麼主任？光景是總比將畢業的他闊綽得多！一棲酸意街上他鼻尖來了。近來常常在他心頭縈迴的那個問題忽地一齊發動。父親早就渴與他掙錢幫家用。可是老糊塗了的父親何曾知道學校中雖是一高材生，他的到社會上找職業時反不及一個熟練的勞工。入黨政界罷？不但是要人汲引，並且也得會拍會鑽，教書呢，沒有現做教育局長或是校長的至親。而況自己又是高傲成性，受不了半句話就要炸。：龜山

已經消失在眼色裏，薪亦深埋在愁思中，捧着頭一動也不動。他本來有個指望。說來並不高明，但却是中國幾千年來「寒士」們照例的指望。也是像他那樣俊俏聰明的人兒不算非分妄想的指望。然而剛才無意中看見了箱子內的男子照片，他的指望打成粉碎了。人家何曾有意，都是自己心癩，神經過敏！

靠着薪左邊的兩個人談了半天的話，此時也忽然靜默著，時時洩出一兩口悶氣。水波是叫得怪響。兩個人之一好像睡夢中驚覺來似的半然又開口了，聲音很低，然而沉著：

「只有一條路，當土匪去罷！要活，就得走這一條！」

薪的重壓着的心卜地一跳。斜過眼去看，是兩個高大的漢子，胳膊的筋肉有啤酒瓶那樣粗。再看看自己的體格，薪真成得自己沒

有生活在這世間的權利。忍不住眼眶兒紅了。

汽笛連叫了兩聲，水泡挾著煤屑吹到薪的臉上。眼前已是漢口門。薪掙扎著再雜在人堆裏讓帶到岸上。肚子裏不客氣的亂叫，腿又重得像鉛柱一樣，他把手插進衣袋裏，搖了一下，咬着嘴唇，頭垂到胸脯前了。雜鬧中有人在後面叫他。裝作不聽見。然而隨即叫聲到了他的身邊，是一個女子，也是同學，低一級，向來熟識，總算是朋友。

「薪，早就看見你，在船上。」

像被人捉到了陰私，薪紅漲著臉，沒有回答。

「到了漢口罷？一個人？幹麼？」

「沒有什麼事。」

說這話時的薪，臉色忽又轉爲灰白。女子微笑，點點頭，往前去了。可是走得不多幾步，便又站住，等候薪到了跟前，她又說：

「趕不上校裏的開飯時間了。一同上館子罷。」

「那——不行。我沒有帶錢。」

「不要你化錢。」

雖則不很願意，但肚子確有這需要，薪亦就不再拒絕，惘惘然跟著女子，到了他們校裏同學們常去的一家小館子，各人喫了一碗麵。女子喜歡說話，看出了薪好像有心事，話更多了。這是她的脾氣；她就喜歡這麼拿自己做本位，纏著人不放，算是一種特別的消遣。她講起學校裏最近的事來：同學中間鬧黨派，學校當局腐敗顯現。薪聽著，不作聲，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他像一個冥想的哲學

家。然而實在他並無所思。只是空虛，異樣的未曾經驗過的空虛，主宰著他的神經中樞。不是一個活的，有生命力的人，却是一付機器，接收外界物象的機器，能聽，能看，也能起反應，但只像泡沫似的一閃即逝。僅當跑堂的一雙粗胳膊呈現在他眼前的時候，他起了一次較持久的聯想：渡船上坐在他左邊的兩個高大漢子以及偶然落到他耳朵裏的那一句話。

「畢業後你有什麼計畫？」

在並排走著回校去的路上，女子的散漫的閒談中跳出了這麼一句。

「薪金一震，空虛的腦海中突然生出許多叢雜的旋轉的什麼，同時他又是活人了。又是主動地會思索會煩惱的活人了。他嘆一口

氣，睜眼睛瞅著他的女伴，好久，好久，方才搖一下頭。

當頭是一輪明月，洒下水也似的青光。在這神秘的月光下，薪的飽孕著愁思的俊俏的臉龐也別有一種神秘的力量。無論如何總還是一類血肉做成的心在胸脯裏跳躍著的女伴，無論她怎樣頑皮，此時也受了感動了。好像有這樣的意思通過了她的心：可憐哪，現代的青年！這樣一個可愛的青年！並排著默然又走了幾步，她帶點宛晏的神氣說：

「我是不想讀到畢業了。究竟我們在學校裏學了些什麼呀？吹上課號了，我們拿了書去上課，又吹號了，我們下課。考試了，我們要範圍，我們預備。紀念週了，我們讀這囑。『五一』『五七』要開會，我們喊口號。就是這麼一回事！只不過得到了幾份講義。

可是，你抱了這些講義到社會上去找事，誰也不會來理你！薪，看你的樣子，家裏未必寬裕罷？下半年你總得弄點事情做做，是不是呀？」

「找不到。沒有專門技能，找什麼事情好呢？」

薪突然站住了。他的含有深愁的炯炯的目光注在女友的身上。比自己矮得多，也像是比自己年輕得多，專愛淘氣頑皮，整天跳來跳去的這個杜若，竟會說那樣的話！那樣的似乎應該出自蓉口中的老練的話！他的眼光移到了她的臉上。是一張頗爲白皙的，有一對大黑眼睛，和兩道會說話的眉毛的面孔。他從來不曾仔細看過這面孔，也是從來不曾懷著現在那樣的心情去看這面孔。他忽然覺得不好意思了，垂下眼去，成了化石似的一動也不動。

女郎却笑了。是元氣旺盛的笑，是她那樣的什麼都不顧忌的個人主義者的不可捉摸的快樂的笑聲。薪有點不好意思了，急口地叫著：

「杜若——杜若！你笑什麼？」

「只要你練到能夠釘住了人家的面孔看十分鐘，包你就找到了職業。薪啣！」

然而薪不懂。他懂得的，是杜若的憨笑的內容。彷彿記得前此也有誰笑過他這受不住人家看也不敢多看別人的生性。大概就是蓉吧？當真他從來不曾釘住了人家的面孔看上兩分鐘，尤其是對於女性，但是和找職業又有什麼關係？他很窘地把肩膀一搖，望了杜若一眼，想不出回答。

「我可以斷定，薪，你還沒有看清楚，究竟蓉的臉上有沒有麻粒。」

「那，你，未免言之過甚。」

薪軟軟地反抗了。同時也會有不願提起蓉的意味。

「那麼，請給我聽，她臉上有沒有麻粒；在什麼地方？」

這又是淘氣了。薪苦笑一下，移動脚步。女郎吃吃地笑著，跟了走。漸漸地她笑聲停了，又輕輕地鄭重地說：

「薪，記好我的話，去練習，練到不怕人家看，也不怕看人。最低限度，要這樣的一付老面皮，才行。」

薪點著頭。此時是另一個東西佔據了他的思想了，就是到校裏見著蓉覆命時，應該探詢一下那張照片的性質。可不是杜若說的很

對，不要太臉嫩！老面皮的人是有福的啊！

時間已經不早。似乎有了新希望，薪的兩條腿矯健起來了。但是趕到學校後剛鬆過一口氣來，熄火號已在嗚嗚地催人上床。

一一

薪和蓉在校園裏談話。已經抱怨過薪不該交付了箱子不取回收條，這位脾氣高傲的小姐還是蹙著眉尖，用皮鞋的尖頭踢紫荊樹密根邊的綠草。

什麼收條，也許只是借端發作。薪和杜若上館子，一同回校，還有什麼什麼，已經成爲今天校裏的「大事件」，大家都在談著，精明的蓉自然什麼都聽到了。可是她裝作不知道。眼睛瞅著薪，她

甚至懷疑到什麼在法租界捕房受檢查，根本是一個謊。大概是想偷看她的東西，弄壞了鎖，却來騙她罷？

當面揭破他麼？沒有佐證，他肯承認麼？也要鬧的大家知道，犯不著！

「好。謝謝你。可是，箱子裏有一張照片，還在罷？」

沉吟了一會兒的蓉，用眼光罩定著薪，忽然又很溫柔地問了。

照片？她先問起了哪！多麼關心她這照片呵！一縷酸味又冲到鼻尖，薪迷亂著竟忘記了回答，只是楞楞地瞧著他的對方。

「記不清麼？箱子裏只有一張照片。就是那一張！」

「好像沒有看到。」

薪奮勇說了這麼一句；雖則心裏反覆默念著杜若的教訓，「不

要太老實」，可是聲音到底有些異樣，臉也紅了。

「明明白白放在箱底的呀。記得還是本年耶穌聖誕節，哥哥從紐約寄來的。一向就藏在箱子裏。哦，一點也不錯。是八寸的半身像。」

「呵，呵，是你的哥哥麼？真是——」

薪的嗓子突然提高，近于曬；他的心，例外地卜卜的跳，是快樂，也是發窘。原來誤會了。可是已經撒了謊，怎麼好！

蓉冷冷地看了薪一眼。她臉上的麻粒，比平時更清晰地凸現出來，簡直有幾分猙獰可怕。這在薪，還是第一次看到。杜若的那句頑皮話「有沒有麻粒」，又是那張照片中少年的生氣勃勃的英姿，又是渡船上那兩個高大漢子的粗胳膊，都同時錯亂地交流過薪的意

讓域。一時忘記了說話。但是蓉的眼光逼住了他。總得定下神來應付過這一場。他嚙嚙地接著說：

「總之，東西是一件也沒有少。照片呢許是有一張，一大張，記起來了，箱子底，不過我沒有看明白。」

籽想來已是最後的結論，蓉亦不再追問，一絲似笑非笑的縷紋漾過她的嘴角。仰臉看天，腰肢擺了一下，似乎想走開，但到底不會移動脚步。天空是浮動的輕雲。麻雀兒在紫荊樹上叫。蓉的美目望睇著，忽然輕聲一笑，可是溫柔的口吻了：

「著，巡捕攔住你的時候，你該是心驚罷，究竟事前你並不知道箱子裏有些什麼。應該先給你過眼的。可不是麼？」

「不慌。我知道危險品是沒有的。套的是沒有帶鑰匙。」

「累你坐了半天半。」

蓉抱歉似的又笑了。然而薪不笑。杜若的教訓「不要臉嫩」，總是在他的心裏蠢動。然而本性的拘束又總是擺脫不下。擊眼瞅著蓉，他在心裏鼓勵自己。提出那迫切的問題來罷。

「蓉——有一個問題，和你……」

頓住了，眼光垂下，他舉手插進衣袋裏，下意識地弄動他的全部財產的幾個雙銅子。這顯然給蓉一個誤解。她微笑地接上來說：

「和我商量？是經濟問題罷？」

「不！！」

因為是不但發誤會，並且聽出語意中還帶點輕蔑的口味，薪銳聲叫出來，挺直了胸脯。受慣經濟壓迫常恐被人看作推利是圖因而

不知不覺間養成了的絕對不肯認窮絕對不肯開口向人借錢的那種傲氣，突然把薪漲大了！天性的臉嫩刺那間擺脫了，煩煩的目光注在蓉的臉上，他興奮到聲音有些抖：

「錢，臭銅，什麼東西！最看不起那些恃富驕人的傢伙！經濟問題？我火薪傳誠然不是資本家，然而生平不受人憐貽！錢，買不動我。問題是心——」

像是皮球洩了氣，他的牢騷一過，便又不能滔滔說下去，只緊閉著嘴唇，發怒似的看著蓉。這時，他的英俊的丈夫氣比他的溫柔細膩更加能夠擊動女子的心。尤其是像蓉那樣年歲稍長洞達世故的女人。然而正因為洞達世故，蓉此時的感想却不利于薪。虛偽，矯情，和什麼在法租界受檢查同樣的把戲……蓉微笑地想。同時她又

感慨於青年男子之富于危險性。是怪東西。從前看他多麼誠實，今兒却被試出了原形。心？和杜若上館子，夜裏過九點鐘才回來，也是那個心！呈露在蓉的這樣感想下的現在的薪便只覺得可鄙。

一隻蝦蟆從草裏跳起來。蓉伸脚去擦，腰肢一扭，猛地失了平衡，上身斜側過來，正撞上了薪的胸脯。像感了電，異樣的熱的震動通過了薪的全身，本能地莽撞地一出手就抓住了蓉的臂膊。這是意外！蓉的臉色斗然變了，掙脫身，冷冷地瞅了薪一眼，似乎是說「你好！」轉身就走。

「蓉！」

薪從後面叫，跟了上來。他怎麼能夠不解釋明白，就讓這樣過去？然而那邊校園門口來了人。只看那嬌小玲瓏的身材，只聽那元

氣旺盛的笑聲，就知道一定是杜若。後面還有一位女生。叫做衛。蓉盛緊了眉尖，面孔白的像死人。跟在後面的薪却是漲紅了臉，並且喘息未定。

杜若站住了笑，眼光從蓉的臉上又移到薪。在衛的耳邊說了一句不知什麼，她就托開雙臂攔住了去路。

「不要走！」

「校園是你的？」

蓉尖利地擲回一句來，同時也就站住，因為正是杜若，蓉這火氣就更凶。

「不是那麼說。外面鬧得正上緊。你們早就躲在這里的，何苦又出去。」

素來和蓉交情還好的衛趕快這麼意識地解開去，然而下意識地還用了一個「你們」。生來高大健碩的她，有名的外號叫做「健康美」，也是女生中間公有的「理想的丈夫」，——男生中間的輕薄兒用這句話來嘲笑衛的七分像男性。

鬧得正上緊？多心的蓉，便懷疑到是和自己有關係。她倒躊躇了，但警眼看見杜若已經公然跑到新的旁邊，她就下了決心。

「看清了沒有？麻粒？」

杜若湊著新的耳朵低聲說，廻眸瞅著蓉，又笑了。像有什麼東西在蓉胸膛裏爆了開來。新繃起眉毛苦笑了一下，便奪門而去，斜陽照見他的面孔是紅得和豬肝一樣。衛挽住了蓉的臂膊，嘴裏叫「杜若」。裝作不聽見，杜若趕著一隻大黑蝴蝶，縱縱跳跳跑到校園

後面去了。

三

總務長荆先生查見學生的一個文藝性質的團體有左傾的朕兆，正在大發雷霆，是「朕兆」！總務長自己在學生時代也有這樣的左傾思想，或許還要左些；但正惟其是過來人，所以現當了總務長的他就能夠從學生的「壁報」中發見了左傾的「朕兆」。「壁報」實在也是可憐的「壁報」了。小小的一張，照例是詩歌，小說，學校新聞，男女同學的戀愛消息，還有短評。毛病就出在短評上。

新| 薪也是這個壁報的後台老板文藝團體中的一員。短評却不是他的手筆。他時常做的是詩。父親教過他舊詩。他偶而也做舊詩，例

如已經在壁報上發表過的絕句：汀泗橋懷古。

蓉的怒容尚在他眼前閃動，又是杜若的附耳低語時的口脂香，正當他這樣年紀，有這樣的自然要求，惹到這樣膩人的事，什麼總務長的大發雷震便好像完全和他不相干，他實貿然跋進了他所屬的文藝團體的大本營第四號自修室了。幾個同學而兼文藝同志都在眼前，總務長荆兩手插在褲袋裏野熊似的朝裏面站著。

自修室是死一樣的靜。總務長已經就應行訓誡的幾點都調誡過了，此時翻起了眼睛正在再搜索材料，猛可地回頭看見了薪，就觸動靈機。

「火薪傳！你的思想也不正確。壁報——某期，不是有你的『篤詩麼？汀泗橋懷古。是舊體詩，有腐化的傾向。』」

撲嗤嗤地一陣笑。算是屏息靜聽了半天的六七位文學同志借此鬆一口氣。如果不是說的「有腐化傾向」，大概仍是不能笑，可是總務長却激怒了。眼睛睜了兩翻，厲聲說：

「笑什麼？腐化的傾向！我們要打倒腐化！哦——還有。火薪傳，你的思想簡直的不正確！那篇詩裏你有『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意思。你連本黨革命的意義也認識錯誤了！本黨是爲民衆而革命！民衆應該忍受革命的犧牲和痛苦！『萬骨枯』是爲了革命，也是爲了民衆。『萬骨枯』而『功成』便成民衆的『功成』。你不看見民衆和擁護本黨的革命麼？你却說是『一將功成』，那就是抹煞革命的意義，就是誣蔑本黨的革命！這是反動的行爲！惡化！惡化的傾向！腐化和惡化，集於你一身了！」

總務長一雙手靈地從褲袋裏拔出來，扁著作了個猷的姿勢。傾聽的六七位都打了個寒噤。受批評的本人薪金反倒坦然。總務長把眼光在大衆臉上溜了一轉，覺得大可「善刀而藏」，手回進褲袋裏，威風凜凜地走了。

大約足有兩分鐘的沉默。各人都在等候別人先發言。薪金落在座位裏，捧著頭。似乎有一個新的東西在他意識裏滋生蔓長起來，可是無以名之，而且亦僅能感到極模糊的輪廓。這無關於某一件事的渾朴的感念，或理解，好像本來有了被人叫價的名稱的，然而恁地想不起來。同學們的議論聲音漸漸繁雜了，薪金好像全沒有聽見。一會兒嘈聲中冒出了極像女子的尖音，這是同學彪，然而彪的薄嘴的面相却在薪的半閉著的眼睛前閃了出來，倏又幻化爲嬉笑的杜若。

「豈有此理！我那短評裏的話就是老荆三年前的舊文章裏抄來的，他要罵我，先得罵自己！」

「可是他說，此一時，彼一時；那樣的話，現在就不准說！」這幾句是例外地清清楚楚完全全落到薪的耳朵裏了，他抬起頭來。在他意識裏滋生著的那個威念好像和剛才那兩個同學的話混和著起了發酵作用了。他本能地捏緊了拳頭，似乎努力要抓住這發酵著的觀念。

「然而三年前的三年，那樣的話，却又不准說。什麼真理，舌頭扁，說話圓！」

這是彪在說。薪的腦筋像拔出了一個塞子似的忽然思潮湧起來。正是這個！薪顯現在他意識上的不得其名的渾朴的威念，就是

該用這樣的話語方式來表白的！人家叫這爲——懷疑主義，對，就是懷疑主義！

蕭|忍不住獨自笑了。想來自己的汀泗橋懷古就是站在懷疑主義精神上做的，便是無父之兒忽然發見了父親原來是名人，真是不勝自慰而且自負。總務長說是思想不正確，管他的！

「我贊成彪的話。沒有真是非。時代不同，環境不同，是非亦各異！我相信專過了幾年，老荆對於我那首詩又要稱讚是說的很對呢！」

「那麼你承認現在你是錯誤了麼？嚇！認什麼錯！就如我的短評，那樣的話，老荆三年前可以說，現在，我說，就不行，因爲是今年，不是三年前，可是今年的客觀情形，究竟和三年前有什麼不

同！」

接著是靜默。大家的目光都射定住發了這樣議論的炳。也是二十多歲的青年，異樣的一張方臉。舉拳頭在桌子上槌了一下，炳接下去：

「真是非何嘗沒有？可是我們先得看一看誰在那里是是非非！老荆那樣的人，根本不配！他說薪做奮體詩，便是腐化，他自己嫖妓，打牌，威逼女職員做姨太太，難道是美化麼？」

隄防決了，從那許多搶先說話的嘴巴裏衝出來的，都是總務長荆的罪惡。自然，一半是得之不正確的傳聞。但如果給他們曉得了正確的事實，老荆的總務長大概會幹不下。忽然話牽連到杜若了。杜若？她和總務長有故事麼？薪的聽覺特別尖銳了。裝作毫不關心

罷？然而心在胸腔內很可惡地亂跳。後來鬆一口氣。原來老荆碰了釘子。薪金笑出聲來。大家的目光又集注到他身上。猛可地彪在薪的兩肩上拍了一下，用細而尖的聲音說：

「誰叫你和媽上館子，過九點纔回校！那你自然是一腐化和影化集於一身了！」小白臉兒，留心，一百個留心！」

吹號了。是晚飯。大家一窩蜂湧出去的時候，烟着了薪一廠，堅決地說：

「連合第三號自修室，下總攻擊令！第九期的壁報擴充一半篇幅。幹小我做三個短評！」

飯堂上薪的同桌者有幾個第三號自修室的人。什麼？老荆到第四號裏發脾氣？你們乖乖像綿羊似的？活該！你們這夥「秀才！」

他要來第三號麼？哼！他敢！……忽然坐在新對面的華將筷子重重地拍在桌子上，拍，高聲嚷起來：他正是第三號自居室裏的「魔王」的一員。

「這條伙實在該死！前天我和郁玩玩 travellers，又不是當真，他來嚇唬了。他當真好像已經忘記了自己在漢口旅館裏開房間，被我撞見！給我們一頓臭罵，他還敢擡起了嘴巴說『記得！』記得？他媽的！」

裕與華舉起一個盤子摔在地下。郁和華並坐的，冷笑了。華隨即將一口飯吐在桌子上，把桌子搥得震天價響。一片聲嚷起來：

「找誰商量！找老刺！」

後樓講是發難的號砲，滿飯堂都響起來。大家睡了飯桌，向中間職員的一桌包圍了來。在這學校裏，是總務長老荆最權威，——也不妨說是最負責，例如一天三餐，他常在飯堂上和總務處的職員共桌，一半是監視學生，一半也表示他的平民化。當下他看見忽然起風潮，雖然有點震驚，却還不動聲色。

「菜裏有虫，飯裏有玻璃屑！衛生，怎麼講的？」

「是那一案的事？」

「我們，第八桌！」

「我們也有！」

「我們昨天就有，明天一定還是有的！」

「總務處負責！」

「什麼我負責！不要鬧，叫廚房來！」

「嘩！廚房是你的私人，只找你！」

華挺直了胸脯，幾乎要碰著總務長的鼻子似的怒吼著。

「什麼廚房？我們不管！平常總是你來找我們說話，今天我們有事，也找你來！」

「胡說！好好兒講！鬧可是不成！難道沒有紀律！」

「鬧？你當學生的時代不鬧飯堂麼？」

「你當了總務長還在漢口開旅館！」

廚房來了，這裏那裏陪笑臉。幾位職員做好做歹，從中排解。老荆悄悄溜走，從人叢裏擠過去的時候，大概是很嗅了幾下暗算。

那笑著雙肩膀，翹起一個大拇指對新說：

「要擺佈他，就得用這非常手段！你們書獃子咬文嚼字，反倒給他說是惡化哪腐化哪，真是活該！」

漸點著頭。雖然覺得快意，心裏却有點感慨。有真是非麼？眼前這活劇明明是同學方面沒有理由，然而老荆失敗了。他的現在已經意識地抱定了的懷疑主義更快更有力地發展起來。他的俊俏的臉上露出哲學家的沉思態度了。人叢中看見蓉，遠遠地望著他。這眼光的意義，他是懂得的。有點恨，又有點戀。唉，戀愛！即使當真戀了，又有什麼意思？然而另一件大事，生活，總該不愁了。可是生活有什麼意思？生活，生活，這謎喃！

忽地他又自己笑了。詫異自己的威念竟會如此玄幻。白心癩！人家心裏何嘗有你！怎麼就居然想到可以……妻財，裙帶勢力。

大丈夫何須乎此！不受人憐！……然而總像有一些什麼極極狡捷的東西窩在他胸裏似的不很舒服。輕輕呼一口氣，一句楚辭閃着他
的意識：

「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

在「蓉」字上一頓，他彷彿覺得又有點異字酸。

四

就是神經遲鈍的人也嗅得出到處緊張空氣。城內連探安隊也開走了，代替著來的却沒有帶鎗的兵，而是謠言。校裏上課時少了些學生，大概是跟着廬小的家族過江去了。蓉亦住到漢口的親戚家裏去。在若沒有走。

翰而覷面相送，杜若總是噙著蕪怪樣地笑，這笑使得蕭迷亂，
爾時卻又感到些微的戰慄。在普遍的緊張空氣中，他是例外。他獨
自沉浸在極的夢幻迷離的一角。在課堂上，他帶著躊躇蹙蹙，然而
是什麼也不會聽見，什麼也不會看到，只有若的頰長的身形，若的
那雙含情未吐的眼睛，常常像懸雲似的在空間凝結，顯現，然後又
漸漸消隱，成爲灰黑的一團，重壓著他的靈魂。每逢教員點名，唱
到「江華」，他，若，便不由自主的全身一震。沒有聽見宛妙的回
答一到一。他便好像失蓋了什麼似的，好久，好久，彷彿覺得身子
並不是坐在槓上，而且不在課堂裏。

夜來躺在床上，因爲空想太多而神經興奮而轉輾不能入睡的時
候，她那幾年紀所不能不有的自然的要求，便往往驅使他舉躁四那

論，和蓉的幻影一月來的情緒便是恨。待富驕人的小姐罷了。況且模樣兒也不行。生氣的時候多麼可怕！把全部的忠心報效她，何嘗能得到她的一聲好。自己忘了給鑰匙，却總是怪別人辦事不周到。要娶了你的全部自由全部獨立由她支配還成不足，還自以為是大清造于你的恩人哪！

可是他不無所得麼？是！也許有所得。但他所有的全部一定是保不住了。赤貧的他所有的全部就是個人的獨立和自由。這在蘇看得比什麼都重要。

還有他的傲氣。赤貧的他所僅能驕人者，就是他的有所不為。不屑為的傲氣。消除他的傲氣便是要了他的命！誠然是窮，然而愈窮愈硬！

夜深如水，同臥室的華和彪鼾息正高。月光帶著樹影子落在床上。薪捧起半個身子來望窗外。一天繁星，月亮掛在那邊女生宿舍的屋角。忽然尖俏的聲音破空而起。薪一怔，躺下了。是彪在那裏說夢話。

→ 那你自然是腐化和惡化集子一身了……

薪忍不住暗笑。想喚醒彪。但隨即另一種幻象起來將這想念淹沒了。是杜若的使他迷亂又使他戰慄的奇異的笑；是杜若附耳低語時的口脂香，他永遠忘不了這香；是杜若的大黑眼睛，會說話的眉毛，嬌小丰滿的胸脯……和這些一同來的，不是忽忽若有所失的苦悶，也不是想撇開却又不能的怨恨，而是火一樣熱的自然要求的勃然發動。這是從來不曾有過的。天哪，他變成什麼去了呵！薪像蛇

一棟攪住了那床單被發征。

經過了這樣的病態的發作以後，每逢瞥見杜若，甚至于聽見她的聲音，新就忍不住要臉紅。存心躲避她，可是碰見的次數偏是奇怪地更多。有時也談話。雖然新早就居心和她少說話，「她背後追逐的人多」，可是只要杜若的小口一開，新的說話是不能自止地會比平常任何時多些。

「新，那自然是一腐化和惡化集于你一身了！留心哪，再一百個留心！」

瞥見了他們倆在談話，故意在旁邊走過的彭，總是細聲細語地說。也會摸不巧地撞著了總務長老荆。不好說什麼，這位總務長老只能斜目怒視。

這也要他來管麼？他配？薪的天生傲氣起了反抗作用。他遠遠地和杜若更親近，心裏替自己解釋：不爲別病，只是要整納老荆氣死！

光景就是爲了這一點，總務長和第四號自修室裏幾位中間的敵意更深。炳是天天在進行他的聯合戰線下總攻擊令的計畫。看見薪似乎已經忘記這件事，炳很不高興。

「怎麼，鬧戀愛了？你担任接洽的『魔王團』已經到了怎樣的程度？」

「什麼戀愛！你也學著彪油嘴。」

「那麼說正經話，什麼程度？」

「恐怕是不行。」

「怎麼，他們贊成老荆？」

「豈不是。他們贊成的是打倒老荆，但不贊成的，是你那個提議。他們主張直捷了當地開走老荆，就像那天關飯堂那樣的方法。不主張做文章罵他——你所謂『宣傳』。他們說我們『秀才派』不中用，書獃子氣太重！」

「這是誰說的話？」

「是華，也是郁。」

炳冷笑了一聲。華和郁麼？不會勸筆的人自然主張動手了。但「聯合戰線」的計畫，不進行又不成。共同目標是有的，策略不同。利害不一致，認識不同麼？可不是！炳他們反對的，是壓迫言論自由的老荆；然而華他們反對的則是在漢口娛樂場中見面時雖然

還和某位在校裏却依然攜出總務長架子的老荆。分工合作如何？也許成。至少，目標是共同。

「薪，再進行。他們幹他們的，我們幹我們，只要有聯絡，同時發動。」

自然沒有什麼不答應。但並不能十分起勁。在薪看來，總務長及其族類都要壓迫學生；即使是本來頭腦很新的人，一旦做了總務長等類的職務，就不行。老荆從前不是也很新，甚至於「左」麼？天下的老鴉一般黑。去了此荆，還有彼荆。

怎樣方可使「荆」及其族類根本不存在呢？這問題似乎也會在薪的意識中一閃。他依稀記得有關於這問題及其同類問題的許多議論宏文。這些議論宏文自然是「人」做的，但調育主任也是「人」

做，石到老剗的前後變遷，懷疑論者的薪也就覺得那些羅翰宏文不過說說好聽而已。

華是同以室的，也比較的相知，光景還是從他身上再找聯絡的線索。可是要找這位「魔王」，却費工夫？不一定上課，而且退課來一閃就不見影踪。晚上是纏得過九點鐘才回來，撲在床上就呼呼打鼾。但是炳催的那麼緊。只好到各處去搜尋。

在操場上遇見了杜若。雖悠悠地靠在一棵酸棗樹下，看人家打籃球。

「找什麼人？薪！」

「培華。」

杜若的太陽眼睛，似橫非橫地斜溜了一下，笑了，似乎說「騙

「不信！不信！」這比任何話都更有力量！新立刻的臉頰上又泛出了紅暈。沒有話，只站著發楞。心裏是想走開，但腿不肯動。

「我告訴你罷！是和新在宿舍裏看什麼信。」

「我是找華呢！」

杜若搖頭，不相信，對着新的面孔，輕輕地啞了一聲，側過頭去，又微笑着咬嘴唇。新惶惑地睜著，聲音有點不自然：

「到底你說的具體？」

「還不是港！再沒有別人。」

原來她回校了麼？新的心裏像已經放滿了東西却又不意地擠進什麼來似的亂札札了。杜若只是格格地笑。是叫人心蕩又叫人戰慄的笑。

「當真是找華。有正經事。」

杜若笑的更利害了，幾乎透不過氣。忽然從樹背後，跳出一個人，直撲到蕪跟前，拍著他的肩膀帶笑嚷：

「不帶蕪的小白臉兒！你看我是誰？」

正是華。這「魔王」丁他躲在樹後。想到是華先和杜若站在這裏看見自己來了這才躲起來開玩笑，蕪無端有些悶悶，又感到荒涼的寂寞。竟連正經事也忘了，他轉身想走。

「蕪，你說有事呢？不要走！」

杜若這一聲叫，把蕪的頭拉回來，剛好接著她送過來的一個眼波。是新近和杜若親近以來最使他感覺到溫甜的一個眼波。蕪站住了。華像先已經猜到是什麼事，將身子斜靠在樹幹上，冷冷地說：

「不談『政治』！什麼『政治工作』，『宣傳方法』，真不要聽！武力解決！只是武，不要文！杜若，可不是，你也——喜歡武

杜若板起了臉，走得和薪近些。

「總是開玩笑！……找你正爲的這件事。大家都要趕走老荆，聯合起來豈不更好？你們就用你們的武。我們弄不來你們那一套，又不好袖手旁觀，那就只得用文。杜若，你說不是麼？」

薪笑嘻嘻地說，睨了杜若一眼。這薪，也只有杜若懂得是什麼意思。有這樣的威念像微風似的搖過她的神經；這薪，這可愛的小子，再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想來最好是不出聲，她就嬌慵地側著頭，只是笑。

「好罷，就是這麼，我倒是無可無不可。郁這方面，却要你自己去。」

這麼說著，華忽地抬起了一隻手，高喝一聲「好」！那邊籃球場中正開了好球的新記錄，是郁的額頂進去的。一片掌聲起來了。接著便是鬧烘烘的呼喝。

新又提到他們用「文」的計畫；雖然是說給華聽，可是聽進耳去的却是杜若。籃球散場了，郁和兩三個也是「魔王團」裏的人走過來，嘈嘈地也在議論什麼。

「要幹就幹，討論甚麼！你們「秀才」就只要多講話！」

聽到一兩句，明白了是怎麼一回事的郁，跑到華的旁邊，高聲嚷，把手裏的制服圍在頸頸子上，打成一個大結。籃球玩倦了的七

八個人，本已打算回去，聽得這裏，便又走攏來，散散落落地站着聽。

新威著華的面孔，笑。「魔王閣」的脾氣，他有點懂得。和他們辯論是不中用的，最有効的方法是激怒他們。可是那麼多人擁在一處，真不便說話。杜若似乎已經看透了一點，聳聳肩膀，轉身先走了。看著杜若的背影，新慢慢地說：

「郁，圖書室裏新到一冊中國學生，多麼漂亮的封面！」

「是什麼『皇后』罷？真怪！這兒連『皇后』也沒有！」

「我來發起捧杜若！」

華很有權威似的說，眼光掃過衆人的面孔，好像等待大家舉手贊成。有幾個附和，新笑了。郁在鼻子裏哼了一聲，生氣似的拍著

華的打勝：

「捧你的姑奶奶！她配？洋娃娃這麼一點點兒小！」

都笑了。郁自己却笑笑。挽著華的胳膊離開那棵酸棗樹，嘴裏叫新：

「來呵，新。聽見說杜若不好，生氣了麼？」

新還是笑。無論是說她好，或是不好，總之提到了她的時候，新就覺到心裏鬆弛地怪受用。這就是愛麼？愛她的什麼？新自己也不明白，而且從來不曾意識地推求過。

三個人挽著胳膊走，郁在中間。看去像是三個好朋友。也可以說真是好朋友。在考試時，新替這兩位「魔王」包辦試卷，已經有兩年之久。他們的回報是請新上館子，看影戲。如果新肯開口，他

們還可以幫助他的經濟。

「你們當真要趕走老刺麼？算了罷！換一個來也許更壞！」
都著荊說。真不防是這麼一句！荊怔住了。太不像「魔王」的口吻。而且又何其富于「懷疑主義」的氣味，想該是荊自己說的吧，然而恰像大考時候搶替的試卷似的頂了都的名字。

「老刺煙，賭，舞弊，都在我們的眼裏，他不敢來認真干涉我們。換一個要是煙不賭，那纔不容易對付！」

原來這方面來的風！荊微笑了。「魔王」到底還是「魔王」。他們是利子兼著像老刺那樣混蛋！因為他們自己也要煙賭。然而華的意見却不同：

「唔！你肯聽他，我不肯！這狗東西，賭場裏看見他時倒還笑

陪陪像一個人，到校裏來就擺他的狗架子！換一個新的來你就怕，是不是？」

「這聽說，他有過這樣的話；誰不知道誰，『魔王國』敢來動我！光是等著暑假考試的時候，他要報仇。」

靳趕快接上來說，「琴眼睛瞪著華。武榜上三連環的胳膊脫落了一節。華挺起兩手，跳脚咆哮，一疊聲罵『狗東西！』郁冷冷地睨著靳的面孔；那是微蹙著眉頭的，很嚴肅的一張面孔，來來說話負責的一張面孔！叫人不能不相信。輕輕拉住了華的胳膊，郁的嘴角邊又露出冷冷的微笑，輕而易舉地表示了他的決心和計畫：

「幹罷！明天聯絡一二年級，後天開大會宣佈他的罪狀，立刻調他走！」

于是好像大會已經開過，老荆已經趕走，華揚開了開放著的左臂，「噲，噲，噲」地唱起來，郁撮著嘴唇吹「進行曲」。

晚上在臥室中，已經打過九下鐘，吹過熄燈號，華醉醺醺地跑進來，一屁股坐在床上，開口就罵老荆：

「狗東西！他敢，敢吩咐號房過了九點鐘不開門！……不是老子會跳牆，難道到斗級營旅館去喂臭虫麼？」

蕭和彪，都忍不住笑出來了。老荆倒真厲害！他做了「州官放火」，居然不許「百姓點燈」。

「但是，華，恐怕狗東西命裏還有幾天的總務長。城裏戒嚴，司令部告示禁止一切集會，後天的大會未必能夠開成。」

「誰說的話？」

「是杜若。並且學校裏也要出同樣的布告。彪看見書記在那裏寫。」

「大會堂已經被老荆封鎖。」

「哼！我們還有飯堂，還有操場！後天不打他不姓華！」

接著是一陣的床架子響，然後寂然無聲，好像這位「魔王」已經睡著。彪輕輕咳了一聲。舉出電筒來探照。一條白光晃盪地在室中到處嗅。偶爾落在新的臉上。新閉住了眼，翻身向裏床，喃喃地說：

「不要胡鬧。」

「你再說，你到底愛她的什麼？」

忽然華在床上哈哈地大笑了；原來並沒睡著。「霜峰翻身坐起

來，他也拿出電筒來照，又怪聲怪氣地呼喚：

「兩個好小子！嚇著你爺爺做把戲了麼？」

這把薪和彪都嚇了一跳。好像是在噴著彪的太多嘴，薪翻身向外，悻悻地說：

「都睡好了，你又來什麼愛呀不愛；你去愛罷，沒有人搶！」

彪只是細聲笑，沒有回答，却把電光注射在薪的臉上。一張紅噴噴的俏臉，眉頭縐著。生氣了罷？不像。在他的可愛的口輪邊，隱藏著心裏發出來的笑意。是青年人，誰不喜歡人家講到他夢魂縈繞的女性哪！

「哦，是杜若，洋娃娃。薪，你這小白臉兒，活該！將來你明白！」

這樣說了，華丟開電筒躺下，當真就睡著，呼呼地發出毫無心事的鼾聲。彪還在細聲問「愛她的什麼，」但是薪不理，裝假睡。在黑暗中睜得大大的他的一雙眼睛彷彿看見杜若也是睜大了眼睛睡在床上發楞。「愛她的什麼？」不明白。洋娃娃？是有幾分像。「活該？」怎麼講？爲什麼她故意冤人是在找蓉？自己當真想看看蓉麼？何必。太驕傲的小姐，沒有意思。然而杜若。什麼「活該」，將來你明白！華是渾人！

於是胸子裏好像有一會兒的虛空。什麼感念都沒有。只本能地聽著不知何處來的靜夜的軍號聲。是集合號呢！城裏已經戒嚴。怎麼蓉倒回來？聽說長沙吃緊的很！家裏怎麼辦？沒有錢走不動！

黑暗中他看見磨石一般大的黑色的手壓下來，重的透不過氣。

猛然一個新鮮的感想在他的心裏一動；到處在招兵！是，到處在招兵，可是家裏却盼望他好好地找個事弄錢回去幫家用。生活呀，這魔鬼！這謎！

五

戒嚴令風行雷厲。不准集會，也不准罷課。第三號自修室中，「魔王團」的靈魂都，雙手插在衣袋裏，來回踱著，冷笑浮在嘴角上。華呢，這「魔王團」的鉄臂，咆哮著雷。

剛和第四號自修室的「秀才派」開過聯席會議。雖說是聯席「會議」，實在是「會」而不「議」的。兩方面管自己說話，碰不到頭。沒有了大會堂麼？還有操場，還有飯堂，是華的主張。「魔王

「大部的人都贊成。可是用什麼名義『發聲』呢？總得是一個比較重大的題目才行。郁如此在踱方步，在冷笑。」

在壁報上攻擊老荆，引起全校的注意，造成緊張空氣，然後再……這是「秀才派」中差不多一致的主張。好，讓他們先去這麼造點「空氣」。

嘴角上綴著冷笑踱方步，都在計算日期。他的尖厲的眼光時時掠過他的同伴們的氣忿忿的面孔。他們不是能夠靜的。因為他們的「靈魂」不作聲，他們的議論就更加荒唐可笑。有一位主張晚上偷進老荆的臥室，捉住了他和某女職員的幽會。這是個有趣的提議。大家哄然笑了，笑的出于真心。

都不笑。可是也不踱方步了，走近那位提議者的跟前，他釘住

了他的臉孔看了好一會兒。異樣的忽然滿室無聲。鼻起了郁的沉著的談吐！

「老荆沒有那麼蠢！就在臥室裏幹這把戲？不要忘記，他的外房還有兩個校役睡在那裏！儼儼兒進去麼？不行！」

「校役可以買通！」

用一個冷笑回答了華這獻議，郁再踱方步。有這樣盤算，在他心頭順來倒去：要創造出一件事來使老荆丟臉。要是大大的丟臉，使得外間人全知道。不得不用苦肉計？誰行這苦肉計？男的呢，女的？女的！誰？杜若。這洋娃娃，龜準定不肯。男的？叢是個儼小子。今天是星期日？星期四！後天，後天老荆一定要到漢口去！

郁微笑地向叢瞥了一眼。這儼小子，還在嘖嘖地爭說他的「捉

「捉賊」捉賊有實現的可能。他自願担任黑夜裏「捉賊」？那麼光天白日下跟老荆關一個稀精，大概沒有什麼不願意。

還有兩天功夫。這兩天內讓「秀才」們先銜鋒去。

彷彿總司令警師一般，郝跛到同伴們面前，冷冷地看著他們，簡簡單單說了這幾句：

「老荆不是傻子，老荆又是壞蛋。他有不傻的壞本領！我們對付他的方法也須得壞而不傻，才行！從今天起，大家都要努力偵探老荆的一舉一動，都來告訴我。星期六正午，我們全體都在這裏集合，誰也不准私下裏溜走！」

「是星期六動手麼？可是老荆星期六到漢口！」

「我們跟了去！」

只回答了這一句，新跑出自修室，到第一教室門前看「秀才」們的壁報去。本不是當真想看壁報。那無非是攻擊老荆思想腐敗，言行矛盾。再不然，便是揀着老荆的話來反覆辯駁。但現在既已是「聯合戰線」的形式，都想來應當去看看「秀才」們到底鼓動了怎樣的空氣。

出乎意外，沒有壁報。第一教室門前也沒有人。遠遠地站着一個女生。是蓉。這「女才子」在想什麼心事？在等候誰？討厭！驕傲的比她的麻臉還叫人作嘔！

郁發聳肩膀，心裏冷笑着，順脚往體育主任艾臥房走。剛進房他就嗅了一驚。端端正正舖在桌子上的，可不是一張壁報麼？

「你看！老荆撕這張來擱在我這里。鬼心思！」

「你怎麼說？」

「我說，好極了，我正要研究研究挨罵挨趕是個甚麼味兒！」

「他恨你！」

體育主任張開大嘴，將舌頭一伸，笑了。想到每次校務會議時

老荆那種旁若無人的態度，真叫人難受。也有今天，這怪物！

「還說些什麼呢？」

「誰？」

「老荆。」

並沒馬上回答，體育主任拿起桌子上的壁報來，擦在字紙箋裏，坐在桌子上了。掏出捲煙來燃着，用力吸了一口，然後慢慢地噴出來，讓白煙成爲一個一個的圈子。

「他說不怕。還發了牢騷。」

「鬼牢騷！」

「可是倒像『人』話。他說，整頓校風，嚴明紀律，是下了決心的。任勞任怨，他是負責任的。萬不得已，爲黨國前途計，解散全校，亦所不恤！」

「他有這權力？」

「好像有！」

「他忘記了自己多麼混賬，嫖，賭，姦誘女書記！」

「一點也不忘記。嫖，他說，偶爾遊戲；賭，應酬；勾搭個把女職員，戀愛自由。反正都不是在校裏幹的。學生在校外的行動，他不干涉；只要不用學校的名義。在校內犯規則，目無紀律，那就

不行！」

郁冷冷地微笑，從字紙裏撈起壁報來望了一眼，隨即又丟進了字紙簍，厭着體育主任的臉，沉着地又問了一句：

「老荆講到我們『魔王團』麼？」

「貫徹他的整頓校風的決心！」

郁聳聳肩膀，右手從衣袋裏拔出來，將小小的一片紙放在體育主任的面前。什麼！給老荆的明信片。漢口某旅社的鋼琴，好像是一個妓女。體育主任看過後還給郁，輕聲問：

「怎麼辦呢？」

「仍舊送給老荆。」

體育主任將手中的捲煙尾巴用力吸了幾口，丟在痰盂裏，對郁

笑了一笑，跳下桌子來拍着郁的肩膀說：

「魔王！好好兒幹去，留心秀才們放的野火燒了自己！」

郁再經過第一教室的時候，牆上又是一張壁報，赫然四個紅色大字：本期再版。幾個學生仰起了臉看，杜若也在內。不知看到了一句什麼，大家都聽着杜若笑了。裝作不理會，杜若扭着腰走開，恰好跟在郁的背後。知道是有什麼人在背後，郁忽地轉過身來，面對着杜若，不轉眼地下死勁地蹙。「洋娃娃」却笑了，坦然走了過去。

「杜若，回來，給你看一個東西。」

已相離丈許了，郁這麼叫着，追了上來。又尖厲地叫着杜若，似乎在考慮估計，然後突然下了決心似的，手從袋裏伸出來，他把

那張明信片端端正正擺在杜若眼前。

「我不懂。」

「要懂也容易。你把這張東西送給老荆的愛人，女書記馨。」

「我不去。」

「你應該去。她一定感激你。如果你喜歡看把戲，今晚八點鐘光景等候在東大院裏。不妨多約幾位女同學去。可是事前要守秘密！」

東大院？不是老荆臥房外的院子麼？這魔王！又在那裏搗鬼！

杜若一聲不響，接過那張明信片來藏在衣袋裏，轉身就走。

「只說是地上拾得的就行！」

杜若在後面輕聲地補一句，冷冷地微笑着自己去布置。

此時第一教室前已經搜集了許多學生。這「再版」的壁報多了一則警告，痛罵私揭壁報的人，比之爲軍閥捉了青年，不經過審判就私行槍斃。「……此種万惡的軍閥，終有一天要被民衆掃除，……教育界的姦賊，命運也不長，……被壓迫者奮起的時機到了！」署名是「炳」。站在壁報前的學生都興奮地笑了，似乎已經看見老荆爬在地下發抖。哦！那邊可不是老荆來了？居然不發抖。敢是又要來撕毀這「再版」的壁報？他敢！我們打他！——幾個學生的燃動着忿火的眼睛閃出了這樣的意思。

老荆向攢集着的學生們瞟了一眼，竟自閉着嘴走過去了。這狗東西倒鎮靜！心裏準是在發抖！也許還在盤算什麼壞主意？

可不是，老荆心裏很忙：現在是「魔王團」和「秀才派」聯合

起來攻擊他了。一年級也在磨拳擦掌。二年級看來也不穩；在那里的他的一握「忠實同志」有點支撐不住。聯合起來總攻擊了！怎麼應付？拆散這聯合戰線，各個擊破！先消滅最可怕的敵人。一年級是些傻小子，沒有背景。「秀才派」內幕複雜。炳是文學系某教授的得意門生。「魔王團」和體育主任接近！二年級裏反對派的中堅有點國家主義臭味，是史學教授某的親信。都在冷眼旁觀「魔王團」的銜銜？「秀才派」光是擔任了「政治」？「軍事」！「任」魔王團」。先消滅敵人的「軍事勢力」！

已經走離壁報處有二三丈遠的老荆突然轉身站住，仔細聽着那一堆看着壁報亂嚷亂叫的學生。是各級學生都有的混合的一羣。是「雜牌軍」。只沒有他的「忠實同志」。不濟事的奴才們！都躲起

來麼？……老荆的插在褲袋裏的一雙手捏緊了拳頭，好像已經扼住了他的不肖的黨徒的咽喉。

總得老練一點，先和這些「雜牌軍」周旋一會兒。於是掣出十二分的鎮靜，老荆慢慢走到這一堆各級學生混合的羣衆前，說了這麼幾句：

「哦，看壁報麼？……文章倒很不錯！青年時代都有這種『發表慾』。我也是過來人。可是現在得格外小心。外界的誘惑太多，思想龐雜，容易走入歧途。我們擔任了學校當局，真有說说不出的苦衷。看着可愛的青年們盲目地跑到腐化惡化的路上去呢，不能不糾正；要糾正呢，又招反感。那麼放棄了責任只在這裡孳薪水麼？良心上過不去！……」

「良心！哦——」

「壁報上難道不是良心話？爲什麼你要私下裏撕去？」

從學生堆裏跳出了這兩個插句。不知道是誰說的。老荆一頓，眉毛尖竦簌動了，但立刻裝出不以爲迂的寬大態度來，笑了笑接口說：

「我是一向贊成有話就說，公開批評。我歡迎批評。可是愛護青年，保護你們不受危險，也是我的責任。我不能放棄責任。譬如這張壁報，……自然都是良心話，我知道本校的同學大多是潔白的青年，然而話說的太過火，外界人見了就不會像我那樣能夠了解。你們自然知道這幾天外邊很緊，抓去了許多人……我所以揭去了那張壁報就爲的是本校的同學我總有愛護之心！」

抓去了許多人！這黑咒使得大家背脊上發冷。臉上都有些悚然了。眼光在自己隊伍中找尋。有沒有「秀才派」的人？沒有。他們自己不露臉！「……就爲的是本校的同學，我總有愛護之心！」多麼漂亮！讓辦壁報的人自己回駁去！

「可是壁報上說的總務長個人的事，怎麼講呢？」

老荆趕快用眼光去找這發言者。是四年級的學生，叫做翼。調育主任的注意中，一向倒並沒這個人。莫不是看錯？然而翼的爛爛逼視的眼光分明是在自己報名。老荆嗅出四周圍的空氣都在同情于翼這質問。

「我個人的事，自有公論。一切批評我都歡迎。因此這份『再版』的壁報，我還是讓大家看了然後再去叫第四號自修室自己收回

去。只要不至于惹起政治上的問題，我個人的毀譽，不足重輕。」
轉過身子去，老荆像是要走了，但又回頭加幾句：

「總之，對於思想上不大正確的同学，我是在愛護的原則下加以糾正；至于專門搗亂，行勸荒唐，學業低劣的份子，那除了嚴格制裁，我也沒有別的辦法！」

這樣輕輕暗示着，——而這又是先對「魔王團」開火的分化策略，老荆趕快離開了壁報下那一羣「雜牌軍」的學生。第四號自修室他也不去了，一直回到自己私室，先把「翼」這名字入了他的秘密的「黑冊子」，就喚他的「忠實同志」來大加申斥。

「怎麼？你們都躲起來了！這樣緊急的時候，脫離羣衆！」
「並不是我們離開羣衆，却是羣衆已經對我們下戒嚴令。」

「他們當面罵我們是——老荆的走狗！」

老荆却笑了。走狗！怕罵的就不是好走狗！似乎看透了老荆這蘊笑的意味，二年級的錦，女書記釋的弟弟，也加上來說：

「豈但是罵而已！」打走狗！」魔王團的人總有一天要動手！

因為錦是很疲弱的，不像已經有了二十又三歲的青年，所以這話在他嘴裏說出來便頗帶些恐怖的意思。其餘的幾條「走狗」都斜過眼睛來瞧錦，似乎在說：打？你是特別關係，先打你！老荆捧起了眉毛不作聲。「魔王團」要打麼？當真會幹出來的。打了就有辦法。要他們打這瘦弱的錦，表面上擺出來是無抵抗的錦！這孩子怕麼？鼓勵他去！

「好。怕人家罵？你們真是小姑娘似的，幹不了大事。朋友，記好，你們不是小姑娘，不要害羞，潑辣些鑽到羣衆中間去！不能讓他們勝利。讓他們得了勝利，就永遠有人罵你們走狗！和他們對罵去！特別不要怕『魔王團』。他們動手打麼？抵抗！特別是錦，你得找機會要他們來打你！」

這麼說了，老荆把眼光逼住了錦。這可憐的孩子全身發抖，一句話也沒有。他怕『魔王團』。尤其是華。好像他的拳頭比自己的頭還大些。老荆輕蔑地搖着頭，生了氣：

「怕什麼？總不會打死你！去罷，明後天就要你們的報告。除了『魔王團』，其餘的人現在不准你們得罪。那怕是罵你們，也得笑嘻嘻地和他們講交情。」

揮走了他的「忠實同志」，訓育主任好像很疲倦，就躺在床上閉了眼睛。鬥爭進入了肉薄的危機，他倒感得興味。所遺憾者，部下太不中用！自己當年是何等的勇悍。但現在的青年似乎都是軟骨頭！以此例彼，則「魔王團」亦不過一味蠻橫而已，正不足畏。「秀才派」呢，收拾起來更容易，勝利是屬於他的！

是這麼估量了的，頗有輕敵之意，所以那晚上女書記馨悄悄地跑進他房裏，拿出那張具名綺琴的明信片來質問的時候，他竟忘記了所處的環境，使出強硬手段來對付。他承認綺琴是妓女，有往來已久，他並且罵馨沒有喫醋的權利。

女書記哭了。眼淚淌過粉頰，成爲兩條黃色的小溝。想起來，她是太吃虧了。把自己整個的身心都交給他，這是一沒有喫醋的

權利」。而況何曾從他那裏得到幾許甜蜜的歡娛！貼完了歷年的私蓄，又把每月全部的薪水供給他浪費，又拚着一雙眼睛深夜給他縫衣服；在過去的冬季，夜半月黑風勁，手指尖冷的發疼，頭涔涔然，背脊上像是負着一塊大石頭，工作過度的她唯一的需要是安息，然而想起日間接到他的字條要她半夜裏去，一解決他的生理上的要求，她還是冒着寒風，摸著黑路，鬼似的偷進他的臥室，忍着滿身的筋骨酸，接受他的粗暴的蹂躪，而當他既已滿足以後，一聲聲催她回去，——依然冒着寒風，摸著黑路回去，便要多捱一分鐘也不行，多說一句話也不許；這一切一切，原來却只換得今天的猖狂然怒罵，「沒有喫醋的權利」！

什麼愛，給他「洩慾」而已！什麼愛人，只是奴隸！不是人，

是一件東西！素來柔順的馨發狂似的失了本性。她哭，她詛咒，她全然不怕總務長的威嚇。

「算什麼呢？趕快回去！干涉我？拿鏡子照照自己的臉罷，你配？」

老荆厲聲說，抓住了馨的臂膊，像要折斷牠似的下死勁扭。馨躺在床上掙扎，不肯起來。「你配？」這兩個字像一支尖釘刺痛了女書記的心。她突然挺起身來，看住了老荆的面孔，大聲嚷起來：

「配？不配？當初你爲什麼找我？」

老荆臉色青了，咬嘴唇。當初？此一時，彼一時！但如果女書記不先把粉臉兒哭的那樣難看，老荆或者還有幾分憐惜。可是現在他只有厭憎。手插在褲袋裏，他明白多言無益，也省悟到他目前的

環境不利於和聲鬧架。他稍稍自悔開頭爲什麼不用「外交手段」。然而已經不及。像是回答聲的哭嚷，一聲長笑忽然從窗外院子裏爆起來。接着是雜沓的腳步聲，接着是窗玻璃聲，人真不少，亂七八糟的盡是問句和驚嘆：……怎麼一回事？……哭哪！……打架？……總務長怎麼說的？……早就吹過熄火號！……壓迫女性！……有話公開地來說！……密司聲，密司聲！……

房裏的兩個人都怔住了。忽然女書記跳起來跑到窗前。被老荆一把抓住，擲到了床上去，她就放聲大哭。是一切悲哀委屈都兜上心來的痛哭，是已經鬧穿了便不再顧忌什麼的痛哭。雖說是平素鎮靜，老荆此時却也慌了手脚。掩住她的嘴，不讓哭罷？喝退那些學生罷？主意還沒打定，猛可地像好從噩夢中醒過來似的什麼聲音都

沒有了，女書記睜大了哭紅的眼睛，瞪視着窗。微弱的帶些哽咽的呼聲正就在窗下響，正是她的弟弟錦的呼聲！

「姊姊……你怎麼了……」

這孩子也來了！幹麼？老荆惶惑地也看着窗。被弱弟這悲聲所激動，又斗然想起白天錦來告訴如何老荆強迫着要他去嘗試「魔王團」的老拳，女書記那股悲哀忽然被忿火燒乾，自己也不知道怎麼一回事，她跳起來抵住了老荆，發狂似的嚷：

「你這賊，狗，沒心肝的怪物！犧牲了我們姊弟倆，成全你自己麼！……啊，弟弟，苦死我們了！狗，賊，你弄死了我們罷！弄死了我們罷！」

她哭，她嚷，勇敢的蒼蠅似的幾次撲到老荆的身上。窗外的錦

也放聲大哭。不知道有多少的學生在那里發喊，唾罵，敲玻璃窗，女學生們的驚惶尖銳的聲音叫着一密司馨！密司馨！一自有東大院以來，這回是新記錄！

墓地三四個女學生排闥直入。有蓉，也有杜若。她們不理會老荆，旋風似的圍住了女書記馨，嘈雜地叫喚着。乘這機會，老荆悄悄地溜走了。

學校附近的公安局派了人來查問。全學校都起來了。沒有什麼大事麼？男女中間常有的活劇！牽連着總務長呢。天哪，竟是他！自始就不會上過床的華，擰起了衣袖在人堆裏到處晃：「打他！給密司馨抱不平！太，太豈有此理呵！」郁站在那里冷笑。炳迫着薪說：「趕快做文章！明天特刊，壁報！」薪呢，還是一付懷疑主義

者的憂悵的面孔，像眼拉着女書記馨到女生宿舍去的蓉，又看看杜若。他是滿心在可憐這位不幸的女書記，但作怪地眼中只看見蓉和杜若，胸子裏只迴旋着這麼一個感想：恐怕自己還得不到那麼多的同情罷！

教務長不在校。史學教授和文學系主任看見學生就說：「沒有了，回去睡覺。」努力忍着，不笑。只有體育主任艾好像完全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始終關在自己房裏睡得又甜又美。

六

第二天是壁報「潮」。許多學生忽然都會做文章。炳他們的老牌子壁報反見得遜色了。「緊張起來！猛烈攻擊！」方臉上耀着興

舊色彩的烟見着他的小團體裏的同志，總是這兩句話。這是照常上課。可是誰也不會正正經經上課。剛到有課的幾位教授都被逼着來談「昨夜的事」。都被逼着發表意見。不好多說什麼，教授們只好耐心聽着，微笑。

學校當局怎樣？什麼表示都沒有。就同不會有過這樁事。當局決不因此小小的「一個人」私事便爾張皇。哼！可是此所謂「一個人」却正是「總務長」呵！壁報，壁報！攻擊，攻擊！到午後「壁報」更多了。幾句標語式的「打倒某，打倒某」，也算是壁報。而且目標擴大，從總務長移到體育主任，移到教務長，移到史學教授，文學系主任，打倒某，打倒某甚至於「打倒杜若！」有人乘機搗亂？都是良心話！但凡是一個活人，心裏一定有幾個打倒的誰某罷？

總務長怎樣？躲了半天，到下午又搖搖擺擺在各教室的走廊前巡察。不要臉！難道他沒有看見到處都貼滿的壁報麼？進一步對付這狗東西啣！非常手段罷！直接行動罷！

「魔王團」怎樣？怪！沒有舉動。他們安的什麼鬼心腸？肯站着瞧熱鬧？不幹就算了！沒有他們就不成麼！現在是全學校都起來了！

傍晚時學校裏出了布告。禁止「護罵師長」的壁報，禁止「不署真姓名」的壁報上的文章。這是總務長反攻了！緊張，再緊張！不要退縮！

只有新的懷疑主義的敏威似乎已經嗅出了不吉的預兆。這是自從「壁報潮」中有了「打倒杜若」這怪呼聲——雖然只得一聲，他

就感到前途不好。是胡鬧罷了，何曾是全學校都「起來」呵！並且「魔王團」的彷彿是作「壁上觀」的態度，也使他驟感得缺少了什麼似的寂寞。雖然是一秀才派，近來他却有點傾向於「魔王團」了。杜若已經告訴他，「昨夜的事」全是郁的計畫。是乘虛襲擊了敵人的要害了！「要擺佈他，就得用這非常手段……」，上次鬧飯堂時郁的這句話又回到新的記憶裏。可不是，對於像老荊那樣厚臉皮的人，壁報中用麼？進一步對付他！非常手段！空氣中是有這閃電。然而沒有一「魔王團」，誰能夠應用非常手段呵！

他找到郁，巧妙地探詢。郁冷冷地微笑，一句話也沒有。但是從郁這微笑裏，蕭看出他們「魔王團」一定有計畫。還是找華罷！華這渾人，藏不住話。例外地華的嘴巴也緊起來了。一定是受了郁

的囑咐。只好撒個謊：

「當真沒有？那麼，郁說的明天怎樣怎樣都是騙人了，豈有此理！」

沒有回話，華睜大了眼睛發楞。裝出極不高興的樣子，薪也轉身就走，故意腳步慢些，果然就聽得華在後面哈哈大笑，趕上來說了這麼一句：

「不准再去告訴別人！」

「我有這麼傻？可是想來你們這計策未必靈！」

「怎麼不靈？」

薪咬著嘴唇笑，沒有回答。忽然他跳起來，拍著華的肩膀說：「騙你的。郁也不肯說。可是你們既然有計畫，對我說說也不

妨。」

好像是給抓手摸了什麼寶貝去，華的兩腮都鼓起來了，樣子很難看；蹶著薪好半晌，這才慢慢地說：

「小白臉兒，也不老實！說給你聽罷，可是不准嚷出去。只有『我』知道呢！明天老荆一定要到漢口去玩，我們偷偷地跟了去。就在那邊妓院裏和他大鬧一場。」

「那也不算什麼了不得。」

「哼！不算什麼！跟他鬧到公安局。我們準備一個人和他一同坐牢。」

真是魔王的計策！明天老荆一定完了。薪笑著，又在華的肩膀上重重地拍了一下，算是謝他，又算是鼓勵他，兩個人便走開了。

薪暫時覺得像洗了一個澡似的渾身暢快。自然說不定繼老荆而來的也許比老荆更壞。但無論如何打倒老荆總是一樁快心的事，爲的確實也太「無耻」了。並且也爲的女書記鑿太可憐了。

到底薪把這「秘密消息」悄悄地告訴了炳。兩個人臉上都閃出喜氣來，却不便高聲笑。聽說所有的一「壁報」都被總務長命令校役撕去了。哼，隨他去撕罷，看他明天還能耀武揚威麼？明天就有做文章的新題目了！

在期待和興奮不甯中過了星期六。

因爲有了禁令，壁報這玩意兒居然沒有人再幹。但也許是大家都在等待新的發展罷？至少炳是這麼等待著。他依據了薪的「秘密消息」，寫好一篇極激烈的文章攻擊老荆，只要一聲報道「魔王國

一襲擊成功，他這篇文章馬上就貼出去。他又打算祕密地準備好一期的壁報，拉薪幫忙。薪却轉荐了彪。到漢陽門去專候華回來，宣布最早的驚人消息，也是一件要事，薪自願担任這個差使。

約一個人同去，不更好麼？可不是，一個人跌在碼頭上怪寂寞的。約誰呢？杜若？不行，太惹人注意。還是誰也不約妥當些。

這天有點陰雨。輪渡碼頭上還是擠不開的人堆。薪守過了四點鐘，總不見華以及「魔王團」的任何份子。確是邪過江了，薪親眼看見的。然而沒有一個回來，難道都陪著老荆坐牢去？覺得肚子餓了，雨又變成密集除，薪挨到賣香煙和芝麻糖花生等類雜物的小攤旁邊躲雨。以為是主顧來了，正在和人談一些什麼的擺攤子的那漢子很殷勤地起來招呼。不好意思，總得買一點兒。可是手放進了衣

袋裏却伸不出來。一個銅子也沒有呢！薪漲紅了臉正想走開，肩膀被人拉住，同時聽得一個沉著的聲音從腦後送來：「是你麼？」薪突然快活到發抖，急回過頭去。然而不是華，却是另一個青年站在那裏。蒼白的三角臉，長而且亂的頭髮，一對射出火來似的眼睛。也許見過，此時想不起。

青年却叫著薪的名字，問他到那裏去。聲音又是怪熟的。青年笑了。是張大了嘴巴却沒有聲音的笑。於是從塵封的記憶中突然跳出一個名字：「雷！」就是雷，三年前中學校的同學，即今容貌已非，然而聲音還是從前那聲音，笑還是從前那怪樣的笑。可不是聽說半年前被捕入獄麼？怎麼會又在這裏？薪很想知道個底細。但是雷不肯多說，問過了薪所在的學校，就隨口加了個批評：

「你怎麼到了那邊去？你們的總務長混蛋得很！」

奇怪！他亦知道這個。好像被人說著了家裏的醜事，薪又臉紅了；厭著滿的面孔，他很靦腆地然而又帶點自解嘲的意思回答：

「現在就要趕他走。」

「趕得了麼？你們學校裏沒有人！」

沒有人？薪有點不服。可是汽笛叫了，雷拏起薪的手來用力握一下，轉身就走，和來時一樣的突兀。碼頭上剛到了渡輪。薪只好暫時摺開了關於雷的一切，睜着倦眼，努力在雜沓的人羣中找蘊華或是鄰。

依然沒有。天色却已將垂暮。想到學校裏開飯的時間快就要到了，薪抱著一雙酸腿回去。痴人似的站了這半天，又讓雨淋了個全

身歷透，究竟是爲的甚麼呢？在歸去的路上，薪又不禁這麼自問。爲的是反抗，要求解放，爭自由？然而明明知道後來者大概還是和眼前這一個差不多。……最迫切的問題還是肚子餓。趕走了老荆能夠解決肚子餓的問題麼？……雖然有人說過，要是把老荆這一族類全部消滅便可以解決肚子餓，但是這事件的是否到底可能，以及有無流弊，薪時或不免懷疑。而現在因爲久候華他們不到，因爲腿酸，因爲肚子餓，薪在這懷疑面外，又加上了幾分頹然的意味了。

或者華他們早已回去，而且校裏已經鬧的和菜市一樣了罷？將進校門的時候，薪的腦筋上又驀地閃過這樣的幻想。立刻證實不過是「幻想」！校裏很靜，和往常的每個星期六一樣。不會碰着什麼人，直到會客室前，方才瞥見有一個垂首深思的頗長的女子。正是

蓉。

傑是給什麼絆了一下，辦很不自然地站住了。是癡？真不巧！不說一句話就走了過去麼？似乎不妥當，而且他的已在那裏突突跳動的心也不許。可是說什麼好呢？本來也算不生疏，怎麼近來却總覺得彼此間隔膜；是有許多話該說，但連半句也想不到來了。

「看見炳麼？」

不知是何等的下意識作用，薪單單只揀了這沒頭沒腦的四個字來掩飾自己的窘迫。等到他自己的耳朵聽明白了是這麼一句時，他幾乎不能自信，他紅了臉，很惶恐地駭着蓉。

然而蓉並沒有絲毫驚訝的表示。她用一句問話來回答：

「不是你和他一同去的麼？」

漸搖頭，遲疑的眼光表示了他實在不懂得蓉爲什麼發生這突兀的反問。

「那麼你是沒有問題了！」

說着鬆一口氣，似乎放下一樁心事，蓉的臉上有點笑意了。

「什麼問題？」

沒有立刻回答。蓉尖厲地看着的面孔，然後似錚非怨地眼珠一轉，低下頭去，輕聲說：

「原來你完全不知道麼？事情是鬧大了。公安局抓了炳去……大家都說你也不免。我——我們大家真着急。現在，這才明白，到底沒有你的事。」

好半晌，薪說不出半句話。許多巨大的問號在他眼前晃。抓了

炳去？是被捕了！爲什麼？事情鬧大？就是和總務長的事麼？自己沒有問題？咳！……他忽然歇斯底列地笑起來了。這笑使蓉喫驚。可是薪並沒注意到。似乎想通了一切似的點著頭，他踉踉跄跄地走開，撇下蓉獨自站在那裏發怔。

一直進了寢室，便往床上睡。心理是亂麻麻地，但又什麼想念都沒有。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好像又回到了他自己，抬起頭來看一下，他這才瞥見房裏還有人。在華的床上滿臉酒紅躺著的，何嘗不就是冤他等候了半天的華呢！

「你幾時回來的？喝過酒？睡著了麼？」

薪注視著華的面孔，一口氣就下了三個質問。

回答是懶洋洋地睜開了一次眼皮。從血紅的眼球的一滾中，似

乎又表示了這樣的意思：狗是睡著！老子不醉！喝醉了的算是狗！
新苦笑一聲，從床上坐起來了。在許多疑團之上，又加了一個，便是華今兒醉的出奇。不問個明白他怎麼肯罷休！把腦袋向前一伸，新裝出十分機密的神氣來，輕聲的然而沉著地說：

「可是你們今天上漢口和老荆算賬去？」

「誰說不是！」

又是一次懶洋洋的睜了一下眼皮，但嘴角的縐紋是嚴肅地收縮起來了。

「但是你喝的那麼——醉！」

「醉的是狗！怎麼……你，你，瞎說！我醉？哎！蠢東西！算賬是要喝一點兒酒！一點兒酒！」

「那麼，勝利是屬於我們的？」

「我們的。」

蕪覺得像是揭去了一層什麼東西，渾身都感到輕快，嗓子也就響亮些了。

「想來老荆是結結實實挨了一頓——」

「一頓教訓。不存心打他的，不是人！可是，喝多了酒，倒不好意思了。」

說著這樣話的華也坐起來了。斜著一雙醉眼怪樣地對蕪瞧。看見蕪在沉吟，華又加著說：

「我，姓華的，一生扶弱鋤強！你想，老荆乖乖兒的陪臉討饒，你好意思動拳頭麼？算是這小子好運氣，懂的風色。往後決不敢

再和我們搗蛋。什麼都叫他承認下來了。只差沒有寫張字據兒。噫，馬到成功，昨天我不是說過的麼？我們一夥人本不是打算喫他的，可是這小子要做臉，連喫帶喝帶玩，總共化了他七十元大洋。哇！想起來了，有一個——」

「什麼都叫他承認下來了麼？可是炳，炳，給他們勾通公安局派人來抓了去了！這，這，怎麼說哪？」

蕭透不過氣來似的急口說，連身體都有點顫抖了。華亦似乎一怔。瞪著酒紅的眼睛，忘記了閉嘴巴，口涎像一根玻璃絲直掛到胸前。于是他聳聳肩膀，扁著嘴脣說：

「誰？炳？方臉的小子麼？共產黨！我們和老荆算賬是和『老荆』算賬，犯不著給共產黨利用了去。都早就打算警告你——」

「炳不是共產黨！」

「那也好。讓他自己和公安局算賬去。得了，得了，剛才我想起來，昨天在漢口看見一個姑……娘，模樣兒真像——杜若！」

蕭倏地臉紅了。也許是爲了炳，但也許又是爲了杜若。然而無疑的是他在生氣。霍地他站得直挺挺地，眼光逼住了華的面孔，似乎要說什麼，要罵什麼，可是突然又坐了下去，閉著眼搖頭。自從回校到此刻把他弄糊塗了的一切疑團，一下裏被他猜透了：總務長對「魔王團」妥協，向「秀才派」進攻；爲了自己的利益，「魔王團」出賣了同盟者了；第一位犧牲者是炳，以後將是……然而他不能再想下去，「杜若，杜若」的聲音，震得他心跳。

「當真像杜若！你心坎兒裏的杜若！哈，像杜若，漢口一個姑

……娘！」

華怪聲嚷著，跳起來抓住了新的肩膀亂搖。

七

「魔王團」既經妥協，「秀才派」又已潛伏，炳待審在公安局，至少在新看來，學校裏現在是死水一樣靜了。但不知爲什麼，總務長老也告了假——到暑假爲止的長假。體育主任艾兼代了總務長的職務了。這一切事故，也許在全校大多數學生的眼中，正如校園裏的榴花開了又謝又結成石榴一樣。只有新，略略嗅到其中的鬼蜮秘密，然而正惟有這一點的嗅到，懷疑主義者的慧又加了幾分顧慮。

他在意識地自暴自棄混日子。理應滑俱「魔王團」，最少限度亦當不與往還，然而存心自暴自棄的薪却照舊和華他們混得很熟。

「我現在的生活，不是寂寞，便是荒唐，沒有法子使我自己理知起來。看去什麼都是黑暗，什麼都感得只是虛空，我想我還是死了好罷。但是我的熱血尙在奔流，我總得過日子，我就荒唐地過了一天算一天。」

有一天和彪在校園裏閒談，薪這麼慨然說，替自己的親近了一「魔王團」作解釋。眉頭常是微皺著，可愛的口輪邊似乎略見瘦削了一點，這薪的近來的怏怏愁牢的風姿比他精神煥發的時候更加動人憐念。彪側著頭不作聲，過了一會兒，他拍著薪的肩膀，把嘴湊到薪的耳朵邊，用極尖厲的細聲說：

「騙誰呀？你是在那裏望梅止渴！」

薪搖頭，眉尖鎖得更緊了。

「不承認？那就戳破你這假面具罷！你之所以常和華他們到漢口去，就因為那邊有一個姑娘很像這裏的杜若！」

「沒有的事。不要亂說！」

「沒有的事！華說過，你自己也說過，連杜若自己也知道，她還說她也想去看一看。」

再不能掩飾了，薪望到彭笑。于是好像被彭提醒了似的，薪自己也覺得近來的荒唐，未始沒有幾分是對於杜若的「望梅止渴」的動作。「太無聊麼，什麼事可說是有聊的呢！然而最初當真不會這樣存想。現在可就難說了罷？若自己也弄不明白。對於自己的一切之

所以然，薪突然也懷疑起來了。

輕輕吁一口氣，薪掉臂走開。彪在後面格格地笑。薪裝作不會聽到。

揀了一棵大柳樹的僻靜的角落，薪坐在樹根上支頤默想。麻雀兒在頭頂上啾啾地叫。順風吹來了誰家女郎的元氣旺盛的笑。似乎就是杜若！薪繃着眉尖，咬嘴唇，竭力想把自己的思想的焦點移開這魅人的杜若，竭力想搜索些別的事情來勾住他的徬徨無定的思潮，可是他的思潮繞着圓圈子終究又回到了杜若。沒有法子不想她麼？看見了蓉，和蓉談話的時候，便暫時會覺得世間初無杜若這個女郎。然而即在那樣的時候，那樣的時候，他又往往以爲蓉就是幻化的杜若，是捉摸不定的突然會不係人的冷酷時候的杜若。

說是在發狂地愛著杜若麼？薪不承認。他自己對自己的解釋：是正惟其在可愛不可愛之間，在決不定究竟是愛她好呢抑是不愛她更好，所以他衷心惆悵，所以他的思想觀感不能從杜若移開了。並不是什麼難解決的問題，可是青年的薪只是在那裏狐疑，在那裏顛倒付量，在那里獨自煎熬。

無望地頻頻搖著頭，薪的上半身往後一仰，靠在樹幹上。閉了眼睛，嘴角上浮著一個鄙夷的淡笑。這是他對於自己是什麼也在懷疑的時候不知不覺地流露出來的姿勢。然後，否認了一切似的，把兩手插在衣袋裏，下意識地在那里掏摸。

衣袋裏的手指碰到了什麼。蓦地他的臉色變了。手指抓得緊緊地，却又在發抖。又是猶豫不決地眼光垂注在地上。終於很費力的

拔出手來，定睛瞅著抓在手指裏的一片紙。

是家裏父親寄來的一封信。是讀過許多遍，幾乎一字一字背誦也能夠，又瀟過幾次眼淚，當做一個問題似的攔在這衣袋裏已經有了四五天却還沒作答的一封信。

問題是比什麼都嚴重：母親的老病轉劇，又逢刀兵。可是沒有錢送不動。硬頭皮換在長沙也不是路。沒有進項，出賬偏多。雖有幾畝薄田。但城外已成爲「蘇維埃」，誰也不敢下鄉去討租。然而打進來又打出去的官兵却都找定了留在長沙的市民要軍餉。六十老翁的父親屬望在兒子。……兒子？他，薪，有什麼辦法呢！

眼睛定定地瞧著那一戒嚴司令部檢查訪一的長方的戳記，薪把這個帶有重大問題的信封托在手掌裏，只是咬嘴唇。焦灼憂慮到極

點的時候，他幾乎有點怪他父親不識時務。憑一個大學畢業生怎麼能夠養活一家人！暑假後他自己的喫飯問題還不知道著落在何處！脊肩諷笑是不屑，詐取空存又不能。會請他到漢口去沾些荒唐餘瀝的華和郁他們未必肯解囊接濟他的生活，况又是家用。天生的他又不是能夠「挺而走險」的拳腳！完了，完了，在他面前，沒有一條路！

忽然他的眼裏閃動著一絲活氣，但隨即下死勁地將拳頭一揮，臉也紅了。可不是有一次半醉了的華曾經說過他是帶著很大的本錢而不知道怎麼運用，說是閩人的太太小姐們頂喜歡找他那樣的小白臉兒做「私人秘書」。荒唐！那不是等于出賣身體？出賣自由？他，青年薪，甯死也不幹這種辱沒的事！

天色黑將下來了。一隻烏鴉蹲在對面的短牆上向他哇哇地叫。左思右想都到了絕地的薪以爲這烏鴉便是不吉的預兆，至少是在嘲笑他。好像找到了怨恨的對象，他跳起身來，趕到短牆下，發狂似的撲身撲這烏鴉。很輕靈地跳了一步，烏鴉又蹲在柳樹枝上側著頭對薪瞧。薪拾了一塊小石子用力擲去。沒有打中。接連著是第二塊石子。烏鴉哇哇地叫著飛走了。薪還在狂亂地擲石子，直到一個人的聲音驚覺他回復到冷靜的意識。

不是別人，是蓉。也許早就在那里偷偷地瞧，所以此時蓉遠遠站著，只是望到薪笑。這樣冶逸的帶點天真趣味的蓉，在薪還是第一次看到，他倒覺得局促惶恐了。遲疑了一會兒纔走過去，勉強笑著說：

「這老鴉討厭。你看，打牠不到。」

蓉的一雙澄澈如水的眼睛釘住在薪的臉上，微笑著不作回答。

薪又勉強笑了一笑，正要走開，蓉喚住了他：

「這幾天的長沙，打進打出，你府上都好麼？」

「都好。謝謝你。」

蓉不相信地扁著嘴唇，又狠狠地瞪了薪一下，像老阿姊教訓弱

弟似的說：

「這也要瞞人麼？而况又瞞得不周到。你的神氣已經說明了一切了。你手裏這封信是什麼？這騙人哪！都是同學，就是說說呢，未必人家就怪你對誰個太親熱了罷？」

雖然薪此時有點神情恍惚，却還辨得出蓉這番話裏帶著醋意；

雖然還沒有這一類事的充分經驗，然而他本館地感到異樣的激動了；臉是更加漲的紅了，倉卒間找不出妥當的回答，一伸手就把那封家信遞給了蓉，同時他的幽怨的眼光在蓉臉上瞥了一下，似乎在說：不要多心，請看罷。

「呸！——呀，著急了麼？既然不見外，我就看罷！」

說著又是一笑，蓉接過了那封信，且先開讀，却夾在手指間旋弄著。薪的頭慢慢垂下去了，心裏在後悔；把自家寒酸的境况給這位驕傲的小姐知道，不是自取侮辱麼，可是已經收不回來了！他就準備著用更強硬的做氣來回答那萬一發生的當面的訕笑。布好了陣勢似的，他緊蹙著蓉；決心不肯放過每一個最輕微的看不起他的表示。

「可不是我說的『都好』麼？在這里的人總以爲長沙城裏不得了；桂軍和中央軍一進一出，四鄉又是紅軍的世界；然而住在那邊的人倒也不覺得怎樣。」

當蓉看完了信，又折疊好遞給蕪的時候，蕪勉強笑著這麼說，表示自己的酒脫曠達，同時却在更注意觀察對方的神色。

微微頷首，蓉很溫柔地一笑。是無論如何不能使蕪認爲惡意的那麼一笑。瞧著蕪的面孔，她又宛轉地說：

「看來老人家的意思是希望你去辦事。那也很好。現在的學校我都不滿意。在學校裏何嘗是讀書，跟著大家胡鬧罷了。」

蕪不作聲，只把眉頭總得更緊些。

「如果你不限定在家鄉辦事，那麼，你何妨去找我的父親談談

呢；也許我們那廠裏的事，於你倒相宜。」

薪的臉忽然紅了。抬眼對蓉瞥了一下，就給一個切切實實的回答：

「笑話！我那里能辦事呢！並且暑假後的事情現在我也不多想。人事變遷，豈能預料！」

是不願意。然而太熱心的蓉誤認爲臉嫩心怯。於是她就解釋她的廠裏的事務並不麻煩，而且她的父親又是怎樣喜歡獎掖後學。她的詞令真好，叫人不得不傾聽；如果沒有最近的隔膜薪大概要感激零涕了，但現在薪至多只能承認蓉並非在嘲笑。想來機會倒真不差。却是有一點也得顧到，不會從此喪失了自己的自由麼？自由！一無所有的薪，只這一自由一是惟一的財寶呀！

「你都明白了罷？考慮後再回覆我。好在日子還多哪。」

看到薪在躊躇，蓉微笑着這麼說，就翩然去了。

薪惘然望著嘆息四合的天空，繃了眉頭，手指捲弄那封信的封套角。他的昏亂的腦筋竭力在推求蓉這「仗義行爲」的動機，然而愈推求愈糊塗了。最後，他搖著頭，心裏說：「什麼「惟聖罔念作狂」！簡直是「惟聖「克」念作狂」哪！我簡直要發狂了！」於是拋棄了一切似的揮著雙臂，他快步跑出校園。

成問題的那封信依舊放在衣袋角。寫回信那樣的事，他依舊想也不會想到。

八

聽說漢口方面每天要槍斃十多個人。又聽說其中實在也有並不是共產黨的青年學生。學校裏幾位「宅心忠厚」的教授警告學生：莫到漢口去！時常把孟夫子的「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當作政治哲學的社會學教授更是諄諄告誡，差不多潸淚俱下。每逢聽得了這一類的談虎色變的議論時，薪的眼前，便浮出了被捕的炳的面貌。事情是已經這麼久，而且什麼消息都沒有，光景也是「到封神台上去」了，——歷史教授常用這句話來代替那些「暴徒」的被殺。然而可怪的是大家好像早已忘却了有過炳這個人及其被捕的一回事；「莫到漢口去」的警告中從沒把炳這疑獄作為眼前的實例。已經坐實了炳是共產黨徒！

這使得薪常懷憤憤。漸從懷疑主義走到了虛無主義的他，便時

時幻想著假使炳當真是共產黨而且手上染過警人的鮮血，那就一死也不枉。有時他的幻想更前進一步，想到暑假後自己毫無出路的時候將忍受富有者之輕蔑侮辱，他便覺得做了共產黨也好，——盡殺己所鄙視者而後死，多麼痛快！

在這些時候他也往往聯帶想到蓉所提供給他的一出路。到她的老子的廠裏去辦事好麼？爲什麼蓉如此垂青？是因爲愛麼？那麼，他自己，新自己，究竟也愛著這位驕傲的蓉小姐否耶？最近來思想日日在劇變的新不能下一解答。有時他斷然曰否！和杜若混熟了以後，對女子的經驗漸多的他，已經比較出蓉使人懷然寡歡而杜若則活潑可喜。貧富懸殊的觀念，在他又是牢不可拔。他總覺得富的階級伸手給貧的階級大概沒有好意，因而猜想到蓉之破格垂青其動機未必

純潔，多半是像張網的蜘蛛一樣在獵取他爲俘虜品。

然而究竟又因爲蓉是他所接觸的第一個女性，在他的青年的靈魂上有一種神秘的印象，所以有時他又不能堅持他的「否」。特別是感覺得杜若太浪漫太喜歡玩弄戀愛的時候，薪就幾乎以爲即使做了俘虜品，也不要緊。

這麼著，神經過敏的他，從蓉的代謀生活之道立刻聯想到候補姑爺，從候補姑爺立即又生出若干徬徨疑懼，結果就連送給他的這條現成的生活的路亦不敢走。已經過去了三天，他還不會考慮好，不會答覆蓉。

他渴要活著，然而也厭倦了生活。並不是已經喝乾了人生的滿滿的一杯，却是因爲生活太困難而且找不出爲什麼他必得負荷困難

而生活下去的理由。勉強找出了一個理由是：還有人，他的父母，希望他活下去。但是這個理由的力量只能支撐他維持現狀，不能鼓起他的積極的興味。每當夜深人靜這樣的苦悶啃嚼他的時候，他就以為冒著被俘虜的危險而走上了蓉所指引的那條生活的路，根本沒有意義。

只有杜若的元氣旺盛的鬢笑還能使薪的心靈激盪，感到一些生活的趣味。還有天天從漢口來的共產黨被捕被殺的消息，也每每使薪感得異樣的震動。據說共產黨都是和他一樣的青年學生。他們為什麼要幹這危險的把戲？是不是和他一樣厭倦了生活？如果不然，則他們一定有他們的必要那麼著負荷困難危險而生活下去的理由！苦悶到了極點的薪恰也是好奇心和要求刺激發展到極點的薪。

「莫到漢口去」的警告反而使得蕭更加渴想著漢口。「魔王國」的郁和華也不是佞哥兒。同伴有的是！而且照例請他「揩油」。

這是到常走的那些地方去：電影院，酒樓。也到旅館開了房間打牌。這個玩意兒蕭不加入。往常他總是獨自躺在床上看報紙，或者閉目幻想過去未來的一切問題。可是現在他有點變了。定不下心！報紙上的捕人殺人新聞總使他聯想到一去無消息的炳，並且那些新聞又結爲古怪的一團東西在他心裏揉磨。揉著眉頭，他走到華他們的牌桌旁邊站了一會兒，然後又靠在窗口俯視馬路上的雜沓。那邊轉角處聚集了一堆人。看去不過十多個，也好像並沒有什麼舉動，可是警察遠遠地來了，兩個，三個，都是挺著毛瑟鎗，光景是要抓人。但在警察還沒趕到以前，這小小的人堆裏發一聲喊，拋出些

印刷品來，落在街心。是發傳單哪！無疑的是一「暴徒」！薪的心突然跳得卜卜有聲。人堆立刻散開，像燥土上的水珠似的鑽到薪所看不見的地方去了。接著是鑼笛的連續的尖音。驚動了亂跑著的行路人被警察抓住。附近商舖裏探出來驚愕地窺視的人頭；並沒看明白，趕快又縮進去。傳單躺在街心被疾馳的汽車輪子捲走，車門兩旁都站著手提盒子砲的衛兵。

薪瞪眼看著，心口像是壓了一塊大石頭。炳的面容又浮在他眼前。又似乎每一個被抓住了的不相識者遠遠地看去都有點像炳。

——老是這麼發傳單，爲什麼呢？總是被捕，爲什麼還要發傳單呢？

有這樣的意思在薪的迷惘的神經上泛出來，但是他的注意立即

被另一事件吸住。正當他蒙著的這個窟下，相近旅館大門的旁邊，有一個青年在徘徊。蒼白的三角臉，長而且亂的頭髮——幾天前曾經匆匆一面的音訊久隔的舊同學雷！

好像意外遇見了久覓不得的親人，蘇猛叫一聲「雷」，便轉身跑出房間，一直下樓梯，趕到旅館大門口。

雷還是站在老地方，冷靜地用眼光向四處搜索喚他的人。他先看見蘇，他的「雷射出火來似的眼睛對蘇睽了一下，似乎在說：「剛才那麼怪聲叫喚的，不是你麼？」蘇的陰鬱的面部此時却露出一絲笑意，抓住了雷的手，不知道應該先說那一句話。

「你，發瘋了麼？什麼事？這樣慌張！」

雷輕輕地說，將身體略挪動一些，隱在電線桿的後面，又笑著，

是張大了嘴巴沒有聲音的笑。蕭微笑搖頭。但立刻他的臉上又佈滿了陰雲，話也說不連貫：

「也許——可是此時還沒有。照這樣子再過一星期，兩星期，我自己也不知道會變成什麼去。神經病麼？難說！我是一天一天的對於自己沒有把握。自己到底是什麼，也在一天一天的懷疑了。」

雷冷靜地聽著，眯著眼，什麼表示都沒有，只反問了一句：

「你住旅館幹什麼？」

「是幾個同學在那里打牌。幾個把學校當作旅館的少爺。你住在什麼地方？到你那里去談談如何？我，無聊得很！」

沒有回答。雷的炯炯的目光射在蕭的臉上，足有半分鐘，他這纔說：

「那就去罷！」

雷住的是商人家的一間小房，廚灶就在對面，窗上的玻璃被煤煙薰成焦黃。雖然正當五月下午的驕陽，然而房裏陰暗得和地窖一樣。新縐着眉頭，向雷的蒼白的三角臉望了一眼，意思是：「你臉上的血色被這間房吮吸完了呀！」雷微笑，推開了一扇窗，就有成塊的煤煙撲進來，還挾着叫人喉嚨的油鍋氣。隨手再把窗關上，雷總著新說：

「很難找到的一個好地方！可是我也住上三個月了。」

「爲什麼不搬呢？陽光，空氣，都沒有，太不成話！」

「慣了也就不覺得怎樣。太陽光和新鮮空氣，素來和我沒緣分。況且這比監獄到底好多了。這里有監獄所沒有的寶貝，行動可以

自由！」

聽說雷曾經被捕入獄這一回事，突然聞到新的記憶中來了。他正想要問，雷已經接著說：

「上次看見你的時候，不是你們校裏正在鬧風潮麼？是反對總務長罷？後來怎樣？」

新的眉頭又綳緊了。真不願意再提起這所謂風潮！然而被雷的眼光逼住，總得回答。聲音低到幾乎聽不清，他只吐出了兩個字：

「失敗。」

「失敗？可不是！前次我就預料到你們會失敗。但是不要緊。你們可以再幹。你們有了這一次失敗的教訓，第二次就有勝利的希望。」

料不到雷是這般的論調，更料不到住在這個地窖子似的陰暗房間裏的雷會有如此活潑愉快的心境。薪抬甌望了他的朋友一下，搖著頭說：

「不行。你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原來是兩派學生都反對那總務長，結果是一派半途不幹，又一派的重要份子被捕。那就什麼都完了。」

「半途不幹的一派？爲什麼？這就很可以研究，教訓就在這些地方。爲什麼他們半途不幹？有人被捕？難道大家就此害怕了麼？捕了人，風潮正應該擴大！」

聽到最後的一句，薪似乎也興奮起來了。可是隨即苦笑著搖搖頭。事情的內幕，他是看透了幾分的，亦正惟他有這幾分的看透，

所以他不能和雷那樣的設想。于是他把過去的情形大略說了一遍，淡淡地作個結束：

「老荆請了假，不再到校，大多數同學，自然以爲是勝利了。誰還管有人被捕！——到現在一點消息都沒有。雷，聽說你也曾入獄，究竟監獄裏的情形怎樣？後來你怎麼又出來了？」

雷沒有回答。吊起了眼睛在想。過了一會兒，他才鄭重地說：

「這件事，還得怪你們的布置不周到。對大多數同學的工作沒有做好。現在你是灰心了罷？頹廢一下，是不是？」

因爲覺得便氣帶護刺，薪的臉立刻紅了，第一次他提高了嗓子像一個元氣旺盛的青年和朋友辯駁：

「絕對不是什麼灰心！本來我的意見就不同。並非以爲老荆那

樣的人可以容忍，——不，趕他出學校還不夠，應該趕他出社會，出人羣，只把他趕出一個學校，不算澈底；況且老荆那樣的人，滔滔者皆是，換一個來，何嘗會比他好？——」

「但是你們在學校就應得先趕他出學校去！」

「不錯。我們趕過了，也算是趕走了，然而你看，失敗的還是我們！只換了一個人來做總務長，並沒換過那些壓迫我們的規則章程！」

「毛病就因為你們只反對個人，並沒從根本——」

「可不是，趕老荆也是白費力，所以我的意見自始就和他們不同。」

暫時兩個人都沒有話。雷站起來，從一件掛在門後的灰布大衫

的衣袋裏掏出捲煙來，慢慢地吸着。薪的眼光却被室中惟一裝飾品的油畫女郎半身像吸住了。因為飽受煤煙，油彩的顏色已經不鮮明，構圖也很簡單，委實沒有吸引人的資格，然而作怪地那女郎的張開嘴憨笑的姿勢很像杜若。還有那一對大黑眼睛！這就簡直是從活杜若的臉上挖下來的呀！薪惘然看著，幻想又像春雲般展開，展開，不知其所屆。白煙圍從雷的嘴邊浮到空中，挨到那油畫旁邊就消散了。薪的偶然的眼光由煙圈移到雷的臉上，這才覺到雷的射出火來似的眼睛正釘住著自己瞧。雷笑了一笑，從嘴上取下煙捲，很從容地說：

「我們是有三年不曾見過，你長成一個大人了，可是你還是三年前的你，絲毫沒有改變。」

蕭隨隨便便的點著頭。從油畫女郎像所伸展出來的幻想尙縹繞於他的意識域。雷接著又說下去：

「你自己說『不知道會變成什麼去』，但是據我看來，你現在還是和三年前一樣！自然你多讀了幾年書，可是都不相干，你的性格，思想，還是從前的老樣子，說不上有什麼變動！」

「呀，沒有的事。就是在思想方面，我自己明明白白知道天天在變動，我一天一天的對於自己沒把握。還是和三年前一樣麼？雷，沒有的事！」

好像受了一針，蕭急口分辨，手也跟著舞動了。

「不承認？好！我們舉一個眼前的例。我們同學的最後一年，也鬧過小小的風潮，那時你的主張正就是剛才你說的那一番話。」

「哦，你還記得那一回事。但這是體事上的偶合，不能概括我現在的全體；在別的方面，我確實自己知道是不同了。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那麼心裏不安定，那麼消沉，那麼苦悶！」

這麼說著，雷的精緊的眉頭暫時一遲，同時他鬆一口氣，他好像是很費了力氣方纔能夠吐出這幾句話，然而又好像既吐以後便會減輕了若干的不安定，消沉，和苦悶。

雷在冷靜地聽。他的蒼白的三角臉上什麼表示都沒有。中學校時代的薪在他眼前閃出來了：膺，自負，不忤人，亦不受人欺，多思，少動。小資產階級之士的門閥所誇耀的中庸敦厚的佳子弟！然而在現今這變動的时代，便是一「苦悶」這怪名詞的專利人。

站起來走到薪的面前，雷拍著他的肩膀說：

「素，什麼事使你苦悶，我不知道，可是我看見過不少和你一樣叫著苦悶的人，大概都犯了一個毛病：知道善善惡惡，但是善善而不能行！你說你從來沒有現在那樣苦悶，就因為你從來不曾接觸過像現在那樣疑難複雜的世事，你的「善善而不能行」的本性從來不會像現在那樣實著嚴重的考試。哦，你不承認？這又是你自負的本性。」

「自負麼？從前的我，也許是。現在我假使還能夠自負，或者倒還好些。可惜現在我已經喪失了這一個本性。我現在是，自己到底是什麼，也在一天一天的懷疑；什麼善，什麼惡，我也在懷疑。所以你說善善而不能行，我不承認。」

「那麼你是在苦悶的前期。不久你就會走到苦悶的後期，如果

你的生活沒有大變動。」

像算命先生斷定了人們的流年似的，雷十分肯定地說，兩手合抱在胸前，慢慢地在他這幾乎沒有迴旋餘地的斗室中踱方步。薪却笑了。站起來想要回去，驀地起記一件事，便拉過雷的肩膀來，指著那幅油畫女郎，很率直地問：

「這位，是誰？」

「不知道是誰。」

薪微笑搖頭，把眼瞞著雷，意思是說：何必說謊呢！

「哈，薪，當真你有點僵氣！錢家的模特兒，誰去根究底細。況且這畫本來也不是我的。是一個患難朋友的東西。」

「那麼你的患難朋友叫什麼名字？」

「你不認識的。——可是，你真問得詫異！」

「一點也不詫異。因為這畫中人很像我們校裏一位同學。」

「也許就是她。如果你和她有交情，我就把這幅畫送給你。」

「不是你說過，原來是朋友的東西？」

「這位朋友已經死了。掛這畫，也無非紀念死友；現在轉送給你，一旦我死了，便算是在你那里的紀念品。」

死！蕭忽然心跳了。他的慣于聯想的腦筋立刻把這「死」字牽繫到另一個「死」——炳的死。他的敏感的神經立刻替這位三年不見，曾經下獄，行動詭怪的舊同學雷，描畫出一個特殊的身分。溜過眼去望雷。還是那麼冷靜，三角臉上，什麼表情都沒有的雷，射出火來似的眼睛也正在向那幅油畫凝視。

「雷，聽說你坐過監獄？當真麼？多少時候？」

「兩年多些。」

「你的身體一定很喫虧！」

「也許。但是我得的好處真不少。都是現在學校裏一定得不到的知識。監獄裏有許多好本事的人，思想家，政治家，經驗豐富的革命黨，——還有詩人，藝術家。一個頂好的大學也沒有那麼人才齊備，但是你一進監獄，他們都是你的老師了！而且單教你一個學生。」

「以後呢？」

「以後我就出來了。」

「現在——光景你有工作？」

雷雷看著薪的面孔笑了一笑，隨手把牆上的油畫取下來遞給薪，
一點感情也不動地說：

「我的父親本來是鐵路上的小職員，現在我也打算到鐵路上做工。明後天沒事，也許過江到你校裏談談。」

看著薪走後，雷雷到房裏就收拾他的寒素的行李，原定是今天他要搬家。天色已黑，房裏那盞電燈像是玻璃瓶中掛著幾根紅線，連這小小的房間也不能照明。二房東的車夫在房外敲著雷高聲問：

「今天搬出去麼？到明天就要算半個月房錢呢！」

九

杜若騾著薪攜回來的油畫，一聲不響。似乎在追憶什麼，她的

頭漸漸低下去了。秀髮紛垂，露出了最下一部的後頸，赫然呈現一抹淡紅色的小疤。看樣子是什麼尖利的鉄器的傷疤。薪的眼光注在這疤上。他的活潑的想像開始又發酵了。然而杜若驀地抬頭很迫切地問了這麼一句：

「保有這油畫的人已經死了麼？」

「據我的朋友說，已經死了。」

「姓什麼？叫什麼名字？」

「雷——」

「不是！！」

杜若用勁說，生了氣似的。薪愕然。張大了嘴，儘隨著他的女同學。這樣把事情認真的杜若。在他還是第一次看到。杜若也笑起

來了，轉爲和緩的口吻說：

「不是那個姓雷的。是問姓雷的朋友，那個已經死了的人呀。」

「那我也不知道。曾經問過。可是我的朋友不肯說。」

「連他是怎麼死的，也不知道？」

蘇|覺得不好意思再說「不知道」了，勉強點一下頭。同時疑雲也在他胸中凝集：爲什麼這個嘻皮笑臉的杜若忽然有這樣嚴重的態度？爲什麼她那樣注意一個不知誰何的死者？而且她好像承認這油畫正是她自己的肖像？……蘇|轉眼看油畫，突然發見右下方正當畫中人的衣角處有紅色的英文字母的筋路署名隱在一抹作爲背景的褐色的油畫上。高興得忘其所以，蘇|跳起來一手搶過那油畫，定睛細

看，同時嚷著：

「有了，有名字了！在這里！O. M. Kim……Kim！金？晉？荆？」
杜若却在旁邊微笑，既沒參加薪這趣劇，連一點興奮的神氣都沒有。當薪抬起頭來準備欽受嘉嘉似的看她的時候，她却扁著嘴唇說：

「雖沒看見！這是發家的署名哪！你能夠斷定這位畫家便是你那朋友的死了的朋友麼？」

沒有話可以駁回。薪很掃興似的將油畫捺在桌子上，輕聲的似乎在自己說：

「好！下次看見雷的時候定要問個明白，定要他說出來。」
杜若不待一詞。眼看著窗外的遠處，沉入了冥想。於是陡然驚

覺了似的，她舞動雙臂，身子旋一個半圓，唱出一句薪所從來不會聽到過的怪悲壯的歌詞。她回復到活潑豪宕的她了。走到新的面前，眼光看住他，用了很像教訓的口吻，她說：

「好好兒寶藏這幅畫！藏在箱子裏罷！畫家一定是很有才氣的青年，奇才，——不是這變亂時代便產生不出來的奇才！這樣的奇才，不限定作畫，什麼事情都敢作！也許他正在我們的腳底下轟發起地心的烈火哪！我很希望你那朋友的已死的朋友不是他！」

杜若轉身走了。但隨即又回來復鄭重地囑咐薪：

「千萬不要對人說——任何人說，你得了一張油畫和我很像！」
第四號自修室中現在只剩下薪以及他的許多雜亂的懷疑。最近這幾天的平淡無奇的生活也像先前趕老荆的風潮一樣使薪猜不透，

看不清。什麼都不是他所能理解。度過半年監獄生活的雷會比進大學還有益處，今天的杜若又是另一種樣子，關於什麼「奇才」的論調也是她素來所不會說過的，油畫背後似乎有些秘密……新咬著嘴唇搖頭。努力想認識人生，努力想索解人生的意義，幾天來他不是夢魂顛倒于此麼？不是因此連自己最近將來的生活問題，家裏的生活問題，也都擱在那里不求解決麼？然而是一盞盞糊塗！

要不想却也不能夠。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一條理論在他腦子裏生了根；沒有先弄明白他倒底爲了什麼而生活，那他就沒有興味去求解決生活的路。看來各人都是與致很好地生活。一般同學，燕和郁他們，自然不用說，有一天錢，過一天快活。但是雷的情形也像很窘，爲什麼他也那麼興高采烈？爲什麼他能夠那樣活潑地負荷著

困苦而生活下去？

這麼苦苦地推求著，薪的上半身伏在那張油畫上，坐在那裏，已經入睡。

彪的笑聲從門外進來，接著是脚步声，接著是貼近了薪的耳朵，很使他喫一驚的噤叫的尖音：

「老荆回來了！」

「什麼老荆？」

薪抬起頭來問。

「老荆就是老荆！還有第二個麼？——看你的神氣！真不行！胡思亂想幹麼？鬥爭！第二個鬥爭又起來了！」

薪皺著眉頭聳肩膀。他的精神上忙得很，無暇顧問到什麼鬥爭

但是他亦不能再生著空想了。彪拉著他走。

他們到了那有名無實的圖書館。十幾個學生圍坐在長桌邊。看見彪和薪進來，就有人「噓——噓」的吹著嘴唇。什麼？不歡迎！薪的臉立刻紅了，遲疑地看著彪，很不自然的在門邊站住。彪的神色却鎮定，一面推薪進去，一面對圍坐著的衆人說：

「幹麼噓？說過不許用激烈態度，不許惹氣用事！」

「哈！聽他嬌聲嬌氣儘在那裏袒護他的——」

有人用了這麼俏皮的口吻。大家都笑起來了。薪摸不到頭路。是開玩笑呢，還是別有問題？正要開口，可是彪已經搶著說：

「聲音輕些！老荆有偵探呢！大家來平心靜氣的講老實話。老荆又已經回校，薪，這個，你也已經知道。老荆不回來，上次的風

辦我們已經失敗，現在他回來，我們更該喫虧了。大家來商量個辦法。還有許多秘密消息，仍舊請老熊報告。」

「大家都聽見過，不用再報告了。先請蕭說明他和「魔王團」的關係罷！」

和「魔王團」的關係？蕭雖覺錯愕，却還坦然；他沒有什麼不可以告人的事！他向那位發言人看了一眼。是二年級的同學，身材高大，腦袋却是異常的小。蕭不知道他就是熊。許多人的眼光都射住了蕭和彭。有一個聲音說：

「什麼關係，不要聽！難道還想和「魔王團」合作，再上一次當麼？」

「這一次我們要先對付魔王團！」

坐在新旁邊的一位說，這用嚴勝著新，意思顯然是一你也在內呀！

新的臉皮又飛紅了。他覺得太冤屈，怒氣激的他兩腿在桌子下面發抖；沒有再想的餘裕，他就脫口說：

「我，什麼都不過問！彪，你拖我來，真是多事！」

噹！噹的聲響又接連著來了。有些脚在桌子底下蹭踏作聲。薄地板立刻震搖。塗牆的書櫃上的玻璃門就起了共鳴。這些墜口傢伙的騷動好像是雷雨前的風，衆口的一齊爆發只在俄頃。但是高大身材細腦袋的熊站起來了，伸出一隻大手像是按捺什麼似的在空中作勢，腦袋急忙地轉動著，勸勸大家靜些，一面對新說：

「不容你不過問！如果你承認我們都是爲公共的利益，你應該

拋棄個人的關係來和我們一路；反之，你不過問我們，我們要「過問」你！說明白了一句話，你有接近「魔王團」的嫌疑，而「魔王團」則上次出賣了大眾同學的利益，我們正要和他們算賬！我們現在要大胆的有步驟的去幹，從前那些躲躲閃閃枝枝節節應付的辦法我們都不取；我們要分開地對全體同學說話，我們要求全體同學接受我們的主張：一學校應當負責保釋前次被捕的同學炳；二總務長一職由全體學生公舉；三，恢復學生會以前的職權。——

「這是我們目前的要求！不是達到我們這目的，便是我們坐監去！」

在熊的話語稍一停頓的時候，有人插進來這麼說。在這場合，插進這麼一句，很使大家慷慨世審。新的威觸却異乎是。昨天雷所

說的關於監獄的一番話又回到他的記憶。坐監原來是貧苦青年的幸運！他不禁微笑了。此時熊已經接下去說：

「再講到『魔王團』，他們無論如何和我們站在相反的地位，他們不但會妥協，並且會做了老荆的爪牙，來和我們搗蛋的；也許因為他們的後台老板體育主任老艾和老荆積不相能的緣故，在此次我們的運動中，『魔王團』還是及荆，可是他們很可以用什麼交換條件互相妥協，再像上次一樣犧牲了我們。再不就，到趕走了老荆以後，『魔王團』一定要公然和我們敵對。我們要預先防備。辦法是早就決定了的，一，我們也組織自衛隊，對付魔王團的武力；二同時我們警告他們，不許他們妄動！……」

「警告是無用的！」

蕭忍不住插口說，却縮住了下面的一句：「而且正是打草驚蛇般。」

「不然！我們要警告，公開警告！我們這次的運動，不讓他們混入；即使他們要來和我們一致行動，我們也不許。我們不能讓大多數同學以為又是『魔王團』在領導運動！」

坐在蕭旁邊的一位趕快接上來說。蕭對他瞥了一眼，却不認識，只知道也是二年級的同學。但是因為蕭這一發言，今場中的空氣騷動了。許多人同時叫嚷起來，說也聽不清誰的話。蕭的談話不能繼續。他的一隻大手很用勁似的在空中按捺作勢，叫大家靜些。蕭的臉色有些變了，一會兒對左邊看，一會兒又對右邊的人看，他的尖細的聲音在反覆說：「老荊有偵探的呀！不要鬧！老荊有偵

探的呀！一有人聽得不耐煩了，突然站起來，拳頭在桌子上敲了一下，大聲說：

「誰不知道老刺有偵探，許多偵探，怕他的偵探幹麼？明天我們還要和老刺當面算賬！」

經過一喝，大衆的聲音倒靜止了。薪認得這人是杜若同班的蕭，好像和杜若的交情也不錯。于是就聯想到爲什麼今天這秘密的會裏倒沒有杜若。接著便又猛然想起那張很像杜若的油畫還是擱在自修室內自己的書桌上沒有收藏好。有點心神不定了。猛可地却又聽得蕭在喚著自己的名字：

「薪，我們正要你担任去向「魔王」警告。還有，要你去和女同學接洽。熊，把我們的宣言讀給大家聽罷！」

真不防有那樣的工作派到他。薪征住了。也不一定是不願意，却是太意外。熊在蕭準備好的宣言也沒聽明白。接著是宣言擱在他面前，要他署名。覺得全場的眼光都射在自己身上，覺得滿場空氣中交流著這樣無聲的問答：「你猜他不肯署名麼？」我猜他是不說不肯，却要等到明朝！同時留的那句「善善而不能爲」的批評文在他的耳朵內狂響。蕭聳一下肩膀，從衣袋裏掏出鉛筆來就在宣言上署名，一句話也沒有，也沒看清楚這宣言裏究竟說些什麼話。

十

經過了一夜。是噩夢的一夜。蕭夢見自己被捕，居然進了那個不化錢的一貧苦青年的大學。「他的生活問題，他的求知問題，

都解決了。他從夢中笑醒來。

他暫時不再空想人生意義的問題。他已經想得太多，已經感得只在他這空疏的頭腦裏追求這問題簡直是徒自苦了。目前他意識地要把他的精神注在那個將要展開的新運動。爲什麼這新運動會鼓舞他呢？他自己也不很明白。說是因爲受了接近「魔王團」的嫌疑，因而竭力想自己表白麼？也許有一點近似。可是詳細想來又不能承認。他不是那樣善於處世的人。努力想克制「善善而不能爲」這弱點罷？在他毅然署名於宣言的時候，確是這麼想著的，可是以後，以後，他担任著派給他的工作，發表了許多意見，那樣的熱忱，那樣的奮發；便不能不說是另外有什麼偉大的力量在引導他鼓舞他。

賴唐苦悶了差不多兩星期的他，現在彷彿一夢醒來就看見了聽

見了新生的巨人的雄姿和元氣旺盛的號召。在他昏睡似的兩星期中，新的勢力在醞釀，在成長，在發動，新的戰士立在陣頭了！這新生的巨人的光芒射散了他的懷疑苦悶的浮雲，激發出他的認識和活力了。

清早起來，他就去辦警告「魔王團」這一工作。知道華是傻瓜，他去操場上找到了練習五英里賽跑的郁。沒有等他開口，郁噙著他冷冷地說：

「你是替他們跑腿來了罷？看你會上當！」

給這麼一頂，漸暫時說不出話，只好微笑，心裏也在詫異爲什麼郁好像已經全都知道了。郁的尖厲的眼光儘在漸的臉上打圈兒。少頃，漸纔慢慢地說：

「既然你早就知道，那就很好。」

「很好！老實告訴你，他們的「舉一動」，我都知道。前天我就看見了他們的宣言。一星期前，我就知道他們有活動。……想和我們打架？嚇！「魔王團」難道還怕打架麼？可是「魔王團」也不喜歡糊裏糊塗就出手打！「魔王團」裏還有我老郁，拳腳倒來得，却是從沒用過自己的拳腳，就叫敵人在我跟前跌倒！」

薪微笑聽著，緊蹙定了郁的面孔。沒有一絲笑意也沒生氣的一張冷靜的面孔。這位「魔王」的性格，薪有點知道。是陰謀家，又嘴巴緊，然而多疑。只有用反激的工夫纔可以在這「魔王」嘴裏探出幾句真話。這麼想定了，薪依然微笑的說：

「你都知道了？那就更好！大家都說體育主任老艾和老荆已經有

了條件，所以這一次你們要幫助老荆了；這想來你也早已知道？」

「隨他們要怎麼猜就怎麼猜罷。」

「可是又說，你們是一頓飯給買下來的！」

「一頓飯？哼！——可是，這一次，你又那麼起勁，幹什麼？」

「老荆沒有請我喫飯，自然我還是反對他！」

薪說著格格地笑了。郁不信似的聳了肩膀，對薪睨了一眼，自

言自語地輕聲說：

「小白臉兒，也不老實！」

「那麼說老實話。因為從前我是反對的，所以這次仍要反對他

。凡是從前反對的，這次都應該聯合進行，不是麼？」

郁冷笑了，掉過頭去，已經移動脚步。但又站住，眯著薪說：

「聯卷進行麼？咱們瞧了！」

突然一個人大喊著跑來，一把抓住了郁的臂膊，但轉眼瞥見了薪，便又撒下郁，抓住薪的肩膀，大聲嚷：

「好！就誇獎你罷！這，這是什麼玩意兒？」

這人是華，手裏擎著一張油印的薪他們所發的宣言。郁順手搶過那張宣言，揉成一團，就丟在地下。「而他對華說：

「給你看見了，就要大驚小怪！他們會幹，豈不好！」

「上次是我們趕走了老荆的，這次，應該先來和我們商量！」
華氣咻咻地說，楞著一對圓眼睛，看看薪，又看看郁。薪仍是微笑。覺得華來的恰好。在郁的緊嘴巴裏探不出什麼，活該是華這覆瓜來喊破一切了。但是郁扳返華的肩膀，眼睛釘住了華的面孔，

說：

「爲什麼應該先來和你商量？你的熱臉兒湊上去，還得挨一下耳光呢！他們警告我們——薪，可不是麼？誰他們的本領罷！可是，薪，看你會上當！」

惟恐華再開口，郁拉著他走了。

看著他們的背影，薪微笑點頭。魔王圍靈魂的郁，消息是靈通的，手段是有的，可是，在羣衆的嚴密監視下，他們敢怎樣！雖然郁不肯明明白白說出來，但他們光景是坐觀成敗，表面上算是一中立一罷？

快要上第一課了。是英文課，教師照例要遲到二十分鐘。等候在教室裏的薪的同學們竟意外地沉默，好像不知道新風潮已在各方

面發動。只有平日和新還算廣熟的兩三位用一種探詢的眼光看著新，似乎在說：「不相信你可攪在風潮裏了！」新坦然坐下稍稍威得寂寞的壓迫。難道他們不曾看見宣言麼？難道他們不贊成麼？他試想和左右鄰座的同學談談。不行。左右兩位是著名的不管閒事的「好學生」，自從有了「莫到漢口去」的警告以來，他們兩位除了上課，吃飯，睡覺，便是化兩角錢到撫院街的青年會去看電影。稍遠處有幾位同學在輕聲談論什麼。最前排的女同學的一列，蓉和另一女同學低頭看一張紙，似乎就是宣言。

「看過『告全體同學』的宣言麼？」

過了十分鐘以後，新再忍不住，跑到平日相熟的同學前，微笑地說。

「一定要失敗！」

「時機不對哪！這時候起風潮，準定要失敗。紅軍有攻打長沙的消息，武漢地方連連被蔣共產黨的機關，時局如此，你一開口就會被捕入獄——」

「爲什麼不等過了暑假？現在這時候，學校當局和平些呢，就是提前放假，那不是什麼事都消滅了麼？」

第三位據上來說，用手在蕭的肩膀上拍一下。先發言的兩位也點著頭。蕭依然是微笑。看了那三位一眼，他很鎮靜地說：

「不能等到下學期。你忘記了炳還沒放出來麼？況且暑假後我們畢業了，已經不在這裏，還能幹些什麼？」

「就是想到炳，所以覺得這次的事情不妥當呀！結局也許是又

送幾位進公安局。你們真像不知道火有多麼危險，只顧好玩，真是精！

薪的臉色斗然變了。他心裏鄙夷這樣自私的人。他霍地站起來憤憤然回答了一句反問，聲音也異常粗硬：

「你能說宜言裏的要求不正當麼？」

全教室將近二十個學生都給嚇了一跳。接著是桌子坐椅碰撞的聲音，一陣風似學生們都攆到薪和那三位同學的周圍，嘈雜地擲過了許多問句來。從人縫裏看見看容縐著眉頭對他瞧。似乎在抱怨他，又像是替他擔憂。薪不禁心裏一跳，但只一剎那的心跳，現在他唾棄這樣的抱怨或擔憂了，他嚴肅地看著他的同學，很興奮地說：

「能夠說我們的要求不正當麼？只有把學校當作衙門的人纔說

我們的要求不正當，只有把學校當作吸飯地的誤差青年的教員這樣雖然覺得正當却不敢明白表示同意。敢說全校的同學一定都擁護我們的要求！除了老荆的走狗。我們要求學校當局負責保釋炳。這是三條件之一。但是假使其餘的兩條不能實現，我們這學校何嘗比監獄好些！除了你有出外打牌看戲嫖女人的自由，這學校實在還不及監獄萬萬倍！我們不要出外打牌看戲嫖女人的自由！我們要青年應有的自由！我們的目的不在去一老荆，我們要改善這學校……」

「但假使學校還沒改善，你倒先進了監獄呢？」

播道這句問話的是蓉。她臉上的表情很惹人注意；有點像瑛，又有點像失望。但是薪並不對她看。他仰起了臉，輕聲笑著說：「在這學校，倒不如進監獄去；做瘦相的精神痛苦的罪人倒不

如做名副其實的罪人去；在這惡濁的社會中，罪人就是好人，監獄就是青年的學校！」

突然教室門開了。英文教員的頭在門口探一下，却又退回去了。學生們像受了電流似的，一齊轉臉望着教室門。有幾位已經跑回他的本坐位。可是不見英文教員進來只聽得他的聲音在門外響，好像和人爭論什麼。新敏威得有什麼不尋常的事發生，立刻跑到教室門邊，恰好接住了外面衝進來的四五個人。都是一二年級的學生，都是滿臉通紅，纏著喜氣，像是些小太陽。教室中立到跳躍著他們的精神飽滿的喊叫：

「一二年級都罷下課了！到大禮堂開會去呀！」
什麼！已經罷課！新驚喜到暫時說不出話。

「罷課呀！開會呀！走罷！」

新的同班中也發出這樣的喊聲了。有人把課本拋在空中，又搶別人的課本來拋。新長笑，和進來的五六個一二年級學生像趕小雞似的把懸懸於教室的幾位同班生都趕出去，隨即把教室門下了鎖。

他們並沒先到大禮堂。教務室前攢集了許多學生。聲音嘈雜得很，聽不清是什麼話。要教務長去開會麼？要校長來麼？什麼！給他們扣住了一位同學？誰？誰？猜他是領袖？哼！大家都是領袖呀！不放了衝進去罷！衝進去罷！被鬥爭的情緒燃熱了的學生羣衆像湖水似的衝擊著教務室，直到教務室裏充滿了他們的人和他們的聲音。可是並沒教務長，也沒有任何教職員。只有值班的校役。擠滿了一室的學生們誰也不知道究竟有沒有同學被扣住在這裏。原來是

一個謠傳！誰造的謠？那還查得出來麼！趕快到大禮堂去開會的催促却接連著來了。夾在羣衆中間退出教務室的薪在經過電話機的時候，驀地站住了。他身邊的一張桌子上有一把小刀，他抓起這刀來，電也似的一擊，把電話線砍斷。

教務長却在大禮堂前勸學生不要開會。「開了會便是犯法！公安局！一誰也不去理他。轟他走罷！帶他進去旁聽也好！教務長自己想走。可是向大禮堂內儘擠的學生羣衆將教務長也捲了進去。

薪的右手腕受了傷。是砍電話線時被回跳過來的小刀尖挑了一下。血沁然滲流，把舊制服的衣袋沾溼了好大一片了。他可是不覺得。八十幾度的高熱下，擠在人堆裏，他傾注全身的力量在耳朵上在眼睛上。然而他看不清楚。運氣不好，他沒有找到一個樣子。有

人高聲叫喊：「開會了。先舉主席團！」舉手，舉手！大禮堂成了臂膊的林。薪覺得這些舞動著的臂膊使他目眩腦昏。接著是提出主席團的名單。姓名一個一個叫過去。薪的名字最後被叫著。怎麼？有他！薪不相信，更用力聽。耳朵却驕然自鳴。頭腦更是昏沉。在第二次看見臂膊的森林時，薪的頭一歪，倚在旁邊一個人的肩膀上，就再也聽不清。他自己以為爲很久，但實在只經過了幾秒鐘，他復又清醒，還聽得在呼自己的名字。

「在這里呀！」

薪奮力喊出這一聲。此時他方才覺得右手腕有點痛，可是無暇理會。人們半推半拉地將他擠到了講台邊，夾在主席團的四個人中。鼓掌聲像爆竹一般響著，算是慶祝主席團已經選成。沒有報告。

也沒有辯論。燃熱著鬥爭情緒的羣衆只要求一個決議：「罷課繼續到三條要求被承認！」主席團的五個人就算是領導罷課的行動委員會的委員們。

這一切，都是那麼的迅速，那麼的有組織，是那麼的出其不意，便是薪也覺得如在夢中。當羣衆歡呼著離開大禮堂的時候，薪從衣袋裏拔出右手來看，不禁變了臉色。右手已經染成血手。眼前又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包紮那傷口。亂烘烘的人堆在他前後左右推動，捲起了震耳的騾音，誰也聽不清誰的話語。薪再把右手放進衣袋，便往前擠。到禮堂門口，看見杜若了。薪微笑着伸出他的右手來。

「什麼！血！」

「小刀子刮了一下。你有手帕沒有？」

杜若自然有這東西。把傷口紮住以後，薪鬆了一口氣，望著大禮堂，對杜若說：

「名爲大禮堂，並沒比第五教室大，人擠多了，簡直透不過氣，剛才我幾乎暈倒了呢！」

「我看見的。你的頭還在我肩膀上靠了一會子。大概你不知道就是我。」

說這話時的杜若輕聲笑著，薪的心跳了；同時就記起那時彷彿嗅到一種甜而暖的香味。他痴痴地望著杜若，足有半分鐘。然後，鬥爭的情緒和責任的意識，重復把他整個兒佔領。他咬著嘴唇笑一下，掉轉頭就走。

遠遠地對面站著蓉和另一個女生。看見薪走來，蓉背過臉去。

這好像是一針。沒有反省的餘地，蕪立刻跑回到杜若身邊，大聲說

「忘記了一件事。我們談五分鐘。」

杜若笑了，她的大黑眼睛溜在眼角裏看著蕪，點一下頭。可是蕪並沒有話，眼睛看在地下，顯出沉吟的樣子，沿著大禮堂的牆壁。慢慢地向左走，杜若跟著，只是微笑，不作聲。大禮堂背後是學生軍的槍械室，早就閉鎖，等閒沒有人去。將到這門前時，蕪突然站住了，睜大了驚異的眼睛，似乎不自意會跑到這個去處。杜若又笑了，眯著蕪，輕聲說：

「怎麼沒有話了？就在這裏等你說呀！」

蕪却是不笑。望望槍械室的玻璃窗，又望望杜若，這纔慨然說

「現在只有一句話了：那張油畫送給你，算是我身後的紀念品罷！」

望了薪一眼，杜若發聲笑了。是那樣的艷笑。夾著一層單衣，她的小小的圓圓的乳房輕輕地在跳。薪依舊很嚴肅。

「不要笑。那是意中事呢！今天的大會，照他們說來，就是『不合法』的行動。說不定明天就來一個壓迫，我們就此不能再見面。」

杜若不笑了。可是也沒有回答。她的眼睛望著遠遠的天空，她的眉尖微縐，似乎努力在追憶什麼。然後，她轉過頭來瞅著薪，輕聲的好像很關切地問：

「你不怕麼？」

「怕，就不幹了。我厭極了固有的生活，我寧願去坐監獄，寧願被殺！」

杜若搖頭。她忽然抓住了薪的手，很溫柔地，然而又很莊重地

說：

「不……，薪，你這話就有點不對。現在你立在陣頭鬥爭，你已經不是你自己的你。固然你不能畏縮怕懼，可是你也不能希望人家插了去，不能自己送到敵人手裏。這，同樣是躲避鬥爭的懼怯的心理。如果你不把這一點認識清楚，那麼，薪，現在你是一時的浪漫的情緒；將來這浪漫情緒轉了方向，你會消極，會頹廢！我是經驗過了來的——」

這最後的一句話直鑽薪的心裏。他緊握住了杜若的手，下死勁釘住看著她的一對大黑眼睛，等待她再說下去。然而杜若不說下去，只是噙著薪微笑，把她的空著的那隻手放倒薪的肩膀上。〇〇〇

薪這個名字蠢地跳上薪的腦膜。是一個畫家，然而一定也是革命黨。杜若的過去生活的輪廓立刻在薪的假想中成立了。一種異常的親切之感開始在薪的血管中跳躍。他忍不住聲音微帶些情熱的顫抖了：

「可是，你，杜若，你過去的經驗，說給，說給我聽聽，也不妨罷？」

杜若臉色也變了，似乎要鎮壓她的心跳，她抖脫了那隻和薪交握著的手，按在自己胸脯上，另一隻手仍舊挽住了薪的肩膀。她的

眼光裏透露出游移的色彩來了。然後，她突然退後一步，背靠在檯桌的門上，雙手捧住面孔，很苦悶似的說：

「薪，薪，可憐我罷，不要再追問了，多年以來，我以為我這過去是埋葬了，永遠埋葬了。誰知道你，你又發掘出來；先是那遺照，現在又是這談話！可是我已經不是從前的我，沒有力氣再回到從前的我了。莫問，莫問呀！還是不不要再想罷！還是不說罷！」

從來不曾見過這副樣子的杜若！薪惶急，不知道怎樣纔好；他念其所以，直前抱住了她，連聲喚：

「杜若！杜若！」

讓他抱著，杜若不動，也不作聲。然而在感覺得薪的兩臂正在一點一點收緊來的時候，杜若忽然用力一掙，脫離了薪的擁抱，對

滿臉驚愕的薪說：

「薪，這，已經太多了！不能再進一步了！」

看見薪的臉色斗然變的慘白，杜若又微笑著接下去說：

「再進一步，于你沒有好處，于我也沒有好處。你也許，將要爲我，將要爲戀愛而發狂，而死，我，又多一層負疚！薪，記好！我始終是個人主義者，我又貪於享樂，我意志薄弱，我心裏什麼都明白，但是我沒有勇氣照我所認識的去做！我做過了，但是失敗！你不應該像我一樣！你不要忘記，你已經站在陣頭正在鬥爭呀！」

不等薪回答，杜若快步跑走了。

杜若的「忠告」，對於薪沒有一點影響。薪已經落進了瘋狂的狀態；在學校風潮的鬥爭方面，也在戀愛方面。容易消極悲觀失望的他，現在又容易易轉為「極端的革命」了。

這一轉變如何形成，薪自己不很明白，並且他決不會意識地推求過；他只覺得這次新襲來的暴風雨似的鬥爭恰好是苦悶到絕處的他的一下劈頭棒，而且氣味相投。熱血，他是有的；憤激，他是早有的；生活的苦痛，他是到現在而始感得那樣深切；于是他自然會乘這「大風暴」而起，並且興奮到發狂。

大禮堂開會以後，因為羣衆情緒的激昂，因為學校當局的好像

無力禁止，因為老荆的走狗和「魔王團」的鬧無聲息，就給薪這高漲的革命情緒更添上一瓢油！一樣的五個領導罷課的行動委員會中間，薪和叫做雲龍的二年生就是最熱烈最徹底。在第一次的五委員會議中，他們進攻那位長大漢子老熊的「右傾」。

「全體同學已經一致奮起。罷課，一定可以堅持到底！我們應該用自己的力量衝破敵人的包圍。老熊主張聯絡市內各學校，我不贊成。可是聯合戰線麼？我們有過教訓了！而且，這好像是自誤。先就自誤了，便是失敗的根源！」

討論到如何保障勝利的時候，薪慷慨激昂地這麼說。有兩位鼓掌贊成，又高聲喝采。長大漢子老熊接連舞動他的一雙大手，意思是叫大家「不要躁急」，可是沒有他發言的機會。雲龍插進來說：

「不錯！要仗我們自己的力量衝破敵人的包圍！我們要英勇地衝鋒，衝開了一條血路後，市內各學校自然聞風而起！」

又是鼓掌贊成，雲龍自己也在內。只有兩個人除外：一位是開始就沒表示過意見的老張，一位便是老熊，他的很不相同的小服裝上現在騰蒸著汗氣，像是個蒸籠。

「你們太樂觀了，——太主觀了！同學們的激昂不能持久，學校當局的壓迫馬上就會來，單靠我們孤軍奮鬥，是會失敗的，一定要失敗的——」

很喫力似的說到這句話的熊又把他的一隻大手在空中向下一按，透過一口氣來，正待接著再說，却又被一聲猛厲的吆喝打住。那是兩次鼓掌贊成薪和雲龍的蕭：

「所以你想靠別人來援救？」

「並不是『靠』別人！……」

熊似乎激惱了，一雙大手在板桌上重重地拍了一下，望著蕭說：「蕭也從坐位裏跳起來了，但是這次熊趕快搶著說下去，並且用力將蕭按捺到坐位裏。」

「難道是孤軍冒險更能保障勝利？而且發動其他的學校也是很可能的。我們這次的三條要求也就是一般學生普通的要求。現在每一個學校裏都發生著像那樣被捕的事情，每一個學校都有老刺式的學校當局，每個學校裏都需要一個能夠保障學生利益的學生會。和我們同利害的，多得很。我們不是孤立的。但如果我們不把隊伍擴大，我們便成了孤軍奮鬥，我們的鬥爭便難以持久。剛才蕭提到

「聯合戰線」這名詞。好像我們到別的學校裏去發動同樣的鬥爭便是「聯合戰線」了；不是的！這是擴大我們的運動到利害一致的學生羣衆，不是聯合戰線！」

「那麼你以爲別的學校一定能夠立刻響應？」

自始沒有表示過意見的老張此時冷冷的問了一句。薪，薪，雲，龍，都不屑似的搖頭。口舌不敏給的熊又錯過了一個回答的機會。張于是冷俏地接著說下去。

「以我看來，人家的響應極快也要在三四天以後，而我們這裏的罷課能否堅持到三天，却是很大的疑問呢！」

「不錯。所以我們要一鼓作氣，單打銜鋒，不要幻想別人的接應。」

「我們明天再開大會，提高全體同學的鬥爭情緒！」

蕭緊接著蕭的煽動，提出這有辦法的一句。同時有一隻手舉起來了，是雲龍。然而張反對。他急口地看著蕭說：

「再開大會？明天？你在做夢呢！今天是出其不意，僥倖開成了會。明天？你連大禮堂的門都進不去，明天，恐怕吹了上課號時有人去上課呢！至少『魔王團』是端端正正坐在教室裏的！也許就在今天午後第一課就有人要去！」

這是一瓢冷水。三位激烈的鬥士暫時做不得聲。熊苦著臉，只顧盧按他的一隻大手。老張的太悲觀，無辦法的呻吟，他也反對，可是思想遲笨的他倉卒中又找不出話語來駁斥老張這種「右傾」的觀點，並且防止那樣的危險——「魔王團」破壞罷課紀律——的辦

法，一時也想不周全。他只是著急地擺著手。蕭却已奮然而起，很漂亮的對大家說：

「現在是動手做的時候，不是空談的時候。先得預防『魔王團』搗亂！他們立刻組織糾察隊，把守各教室的門；『魔王團』想上課，不客氣，打他們走！」

「好極了，同意。」

「如果想上課的不還是『魔王團』的幾個人呢？」
老張又提出反問來了。

「那他就等于『魔王團』，也是不客氣打他走！」

蕭搶著回答。老張冷笑了，做個鬼臉，表示不願再爭似的輕聲說：

「這個也打，那個也打，就算人家是木頭，你自己也要打痛了手！明明還有辦法，爲什麼開口閉口只是打呢？」

「你有什麼辦法？」

陷在苦思中的熊惘然問了這麼一句。

「辦法是我們再加一案要求：我們欠繳的學膳費到下學期再算。兵災匪亂，家裏經濟困難，我們這要求是有十足的理由。並且全體同學一定肯爲了這一條要求而奮鬥到底。這才是各個人切身的利害關係！」

老張一面說，一面很得意地環顧列坐的四位。激烈派的三位都點著頭了，只有熊苦著臉沒有表示。他也是欠了學膳費的，他也是窮到只剩身上的一身衣，經濟的要求正也是他切膚之事，然而他又

威得加這一條要求有點不妥似的。他沉吟了。

「沒有異議就通過了？」

老張再逼進一句。

「不行！我不贊成！」

是熊的突然的似乎悶著氣喊出來的聲音。多麼意外！大家都瞪著眼不作聲。素來不會搶著說話的熊於是慢慢地申述他的反對的理由：

「不行，因為加這一條便要混淆了我們的目標；本來我們這次罷課是政治的意味，加這一條便夾雜了經濟的意味；大多數的同學就會拿這經濟要求當作主要的目標，原來的三條會被丟到腦後去。那麼，不欠費的同學也要覺得這次罷課和他們沒有多大關係，結果

我們的隊伍便會分裂。」

「好，好，那麼你贊成糾察隊？」

老張負氣說，嘴角上浮著冷笑。

「糾察隊要得。可是專靠糾察隊的拳頭來維持罷課我也覺得不安。所以辦法是要詳細討論的。」

熊艱難地說，依然苦著臉，十分鄭重地在空中虛按著他的一隻大手。四位都笑起來了。雲龍學著熊的手勢，盤著頭，故意一字一字的慢聲問：

「你——有——什麼——辦法——呢？」

大家又笑起來了。可是他們不能多笑。會議室的門突然開了，闖進來的是彭，滿臉的驚惶。也不問五個委員「工作」到怎樣，問

頭就用他的尖細的音調夾七夾八地說了一大篇話：學校當局已經出了布告……罷課是犯法的……弄壞了教務室的電話線，尤其是近於「暴動」……他不知道那電話線是什麼人弄的，也不能相信同學中會有這樣「幼稚」的動作，但電話線確是壞了……這是落在學校當局手裏的一個把柄……罷課前途因而就蒙了損害了……學校當局的布告中警告學生立即復課……炳是公安局捉去的，學校未便過問……總務長的問題以後再講……

「因為有這布告，所以你那麼慌張？呵！」

聽得不耐煩的彭冷峻地剪斷了彭的嘖叨。

「布告？布告他們的！我們幹我們的。停止討論，就付表決罷

！」

雲龍大聲接著說，對彪瞪了一眼，似乎很討厭他。

「學生會問題怎樣？布告上——？」

熊。用著在他是罕有的速度來追詢著，阻止了將要發生的彪和雲龍中間的爭鬧，同時，惟恐別人又來攙言似的，他的一雙大手一面一個按住了薪和雲龍的肩膀。

「學生會麼？好像是說有關中央政令，毋得輕舉妄議……」

「好呀！你簡直把這鬼布告讀熟了哪！給你個 Full Mark 罷！」

「不要開玩笑。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對付這布告。我們要是儘坐在這裏討論研究，恐怕全體同學都去上了課，我們還不知道呢！不要再說廢話了！立刻去組織糾察隊！第一是要罷課繼續下去！」

薪高聲呼喊，臉也漲紅了，眼睛裏有一種可怕的近乎發瘋的閃

光。蕭和雲韻贊成。張只是微微冷笑。熊還是要「從長計較」，可是他的不敏捷的口舌愈是在急忙中愈不聽指揮。在三位激烈者的旋風似的氣勢中，熊不能按部就班地申述他的見解。並且一時之間他亦想不出別的「緊急處置」的辦法。結果是在「堅持到底！奮鬥！糾察隊！」的吶喊聲中，大家離開了會議室去活動去了。

糾察隊的組織倒還順手。學生中間並不缺乏勇敢的先鋒隊。或者可以說，因為有了那一紙什麼都不肯承認的布告，大部分學生的鬥爭情緒更加提高了。薪錯過了午飯的時間，却也不覺得餓。離開法定的午後第一課的時間還有半個鐘頭。學生們廣集在自修室和校園，那時時向教室區域探頭。人人心中期待著什麼似的又焦灼又興奮。形勢就要轟轟烈烈地展開呢！等著瞧罷，勝利是我們的！偶然

相遇的興奮的眼光中都好像表示著這樣的意思。教室已經交給糾察隊。他們雄糾糾地站在那里。

最少數的學生則聚在寢室裏。這，一方面是表示不去上課，另一方面却也含著「什麼都不管」的卸責的意味。他們可沒有那些在自修室前跑來跑去的同學們那樣嚴肅地沉默。他們的話特別多：

「看著罷，不到今晚，就要出亂子！」

「學校方面一定不答應總務長公舉。」

「聽說已經有名單送到公安局去！」

「什麼！竟這樣的反動，這樣的卑鄙？」

「你還希望比這好些麼？」

「所以大可不必與虎謀皮；混過了暑假，危邦不居！」

「然而天下的老鴉一般黑！——哈，杜若，你幹什麼，探頭探腦的？」

「火薪傳不在這里呀！」

杜若不理他們的嘲笑。站在那寢室前院子的走廊口，她望著室內的五六個男同學，她的臉色例外地顯著不安甯。似乎既已看清楚是那幾位，便匆匆地跑走。

當真她是在找薪。人多的地方，她都找過了；都沒有。她又到閱書室去。那里是什麼人都沒有。最後，還是在大禮堂後面的槍械室前看見薪。呆呆地站著，臉對著槍械室的封鎖了的門。因為是發生過早上那麼一齣「趣劇」的歷史的地點，杜若覺得心跳起來，腳步也慢了。但只不過一瞬間。立刻她悄悄地敏捷地跑到薪背後。伸手

掩住了薪的眼睛。

「快放手！一定是彪！孩子氣！」

薪帶著幾分斥責的意味說，一面抓住了掩在自己眼上的杜若的手，轉過身來。一見是滿身愁態的杜若，薪的臉就紅了，手却不放鬆，下意識地更加捏得緊些。讓他捏著，杜若只是笑。多少有點使薪感得不舒服的怪樣的笑。像他那樣的青年人所常有而尤其是他所固有的一種對於女性的負氣的體能，就跟著杜若這怪樣的笑而擴展開來。他一揮手，放開了杜若，恨恨地睨了她一眼。杜若又笑了。夾著笑聲，她說：

「你恨我麼？你不能够像對待一個好朋友似的對待我麼？」

「能夠！可是我在這里用心思，爲什麼你——」

「爲什麼我來打攪你？是麼？在你看來，我是除了胡鬧以外就沒有正經事情？是麼？爲什麼你不問問我，一直找到這里找出你來，有什麼事呢！」

靳的眼睛垂下去，沒有回答。似乎他略見冷靜些了，可是一負氣一還在支配他。兩種意識在拉扯他：一是讓熱情奔放，把這位一言一動都叫人汗毛孔發抖的女郎屈伏在他的熱情之下，又一是讓負氣的反攻使這位女郎自己呈獻了她。

「我找了你好半天了。有個重要消息告訴你。學校裏已經報告了公安局。極遲是今晚上要來抓人。你得心裏明白，早早準備！」
很不以爲意似的聳聳肩膀，靳微笑著回答：

「這是意中事。我正在這里想準備。你看這裏面的槍枝！我們

現在是推著重車子上山坡，狹的路，轉灣是不容許的，不是我們上前，便是讓車子倒退下來，壓死了。我們！——可是你這消息從那裏來的？」

「就是女眷記聲。上次東大院的把戲後，她和我做了好朋友。不過，薪，硬幹是不成的，徒然犧牲了自己。」

「犧牲也算不得什麼。這樣的人多得很。這世界對於我沒有一點好處。」

杜若不作聲了。惘然看著薪半晌，低聲歎一口氣，轉身想走。也落在沉思中的薪此時他的幻想的眼前正歷亂地移動著火，槍彈，血，監獄，刑場……被杜若的一聲歎息猛驚醒過來，眼光剛好接觸著她的轉過去的圓凸的側形，他突然搶前一步，發瘋似的抱住了她

，歇斯底列地反覆說：

「杜若，杜若！愛我不？這世界！這人生！死！沒有被人愛過就死！杜若，杜若！我不願意！我不甘心！呵，呵！杜若，杜若！」

他的眼睛變得小而且紅；像什麼猛獸攫得了一口食，他將杜若抱離了地，拖著走想將她橫過來，又想將她按在地下，又想將她撕碎；他瘋了！杜若掙扎。最初是啞的掙扎，然後，全然的驚怖襲擊著她的心，她顫著聲音叫：「怎麼！怎麼！藉，你瘋了！藉，藉！」于是好像失了抵抗力似的，她鬆散了肢體，她的大眼睛裏瀉下兩行眼淚，她的臉色像死一樣白。

也許是因爲這眼淚，但也許是因爲已經洩盡了他的熱情的爆發

，薪的臂膊忽然鬆開，像掉下一件東西似的將杜若扔下了，就退後一步背靠在槍械室的門上，楞起了眼睛發怔。

看到薪這個神情，淚痕滿臉的杜若却忍不住笑了。她爬起來走到薪的跟前，溫柔地瞧着他的面孔，正打算說幾句什麼話，薪驕地挺直了身體，做手勢不許杜若開口。他聽到從東邊的教室區域傳了來的不尋常的開闔聲了。兩三秒鐘以後，這沸騰的人聲已經自己說明了適的性質，下意識地一把拉住了杜若的臂膊，薪就往外跑。

許多學生跑往第一教室那方面。都不知道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亂烘烘地嚷著問著：打老荆的走狗麼？「魔王團」？哼！幹一個痛快！警察來抓人？軍閥，壓迫青年！學校去勾結來的！薪一言不發，鑽進了人層，掀開一些回過頭來用眼光詢問他的同學們，擠到第

一教室的走廊口時，再也不能向前了。這是愈成一團的學生，看不清誰是友誰是敵。喝打，叫罵，還有什麼人在勸解，都混成一片。但情形已顯明是「魔王團」和糾察隊的衝突。有人拉住了薪的臂膊了。是長大漢子的熊，依然苦著臉，可是眼光很鎮定堅決。薪這纔覺到杜若已經擠散。越過兩三個人頭，熊伸過他的小腦袋來對薪說了一句話，薪還沒聽清，前面的人堆已經像一堵牆似的壓下來，薪踏倒在人堆的腳縫間。

不知從那里來的大力氣，薪立即拆開了幾個壓在他身上的學生，再站起來。可是他自己的腳蹠在一個人的身上了。一聲裂胆的狂喊！正是「魔王團」的華，亦怒的一雙眼睛正釘住著薪在看。薪打一個寒噤，本能似的疾伸手去拉起華來，然而圍裏的人層第二次崩

解，又把薪壓在地下。他看見一些脚從他面上跳過去，然後是什麼人的身體像一段木頭似的落在他胸脯上，接著便是腰間一陣劇痛，便是剎那間的什麼也聽不到，看不見。

忽然一道亮光從左邊射過來。左邊人層稀薄。身體向左滾過一步，薪驟然跳起來了，但在剛成得又是腳立在地上的時候，一片金星在他眼前迸散開來，他失却了自意識，像一個醉人似的被羣衆的退潮捲走了不知多少遠。

胸膈間痛，喉頭癢得怪，頭重，脚像是踏在棉花堆上一般，薪本能地只望人少的地方走。忽而平些忽而又高揚的呼噪聲還是充滿了空間，可是在薪的忒忒地自鳴的耳朵聽來，好像已經隔得很遠。冷清清的女生宿舍的大院子在面前了。薪注著眼看，似乎不認識。

却是從背後來了一個人，恰如給打一針嗎啡，提起了他的注意力。是蓉，異常高貴的施施然走過去了，眼光在狼狽不堪的薪的身上一瞥。剛過去的混鬥便又極清晰地回到薪的幻覺，……一個人的身體像一段木頭似的沉重地打中了他的胸脯，奇痛，有什麼東西要從心口噴出來。喉頭痠的更加難受了，他咯出一口鮮血，兩腳歪斜地搖了幾步，便軟到在地上，還看見蓉回過頭來對他冷冷地望了一眼。以後就模糊了。

再清醒過來時，首先他的眼簾的，是落在衣襟上的灑在放熱氣的一堆鮮血，其次是感得自己被溫軟的肉體擁抱著。他努力抬起頭來，却正接著黑而大的一對眼睛裏滴下來的淚珠。

「送你到醫院裏去罷？」

杜若輕聲說。
點一下頭以後，新的意識又模糊了，他又恍惚覺得還在第一教室前混戰。

十一

躺在病床上的靳聰完了杜若的報告，只是閉著眼睛沉思。太陽光在他那白色的病人服上一閃一閃地跳躍。醫院裏的鐘正打八點。似乎剛才的一大篇話語說得太急，杜若有點氣喘，她的圓凸的胸脯微現起伏。她也在聽什麼，凝眸看著空間，一隻手被靳聰握著。

「單是聽他們四個被送進了公安局？沒有『魔王團』裏的人麼？」

沉寂中新好像很費力似的再追問，依然閉著眼睛。

「沒有。聽說糾察隊也有幾個被抓。」

「那麼一切都完了！今天是照常上課？」

「不！同學們還是很堅決，——更加堅決了！昨天晚上開過秘密會，今天罷課繼續。我出來的時候，不過七點鐘，已經有代表派到各學校去聯絡去了！……」

新睜開眼來，突然撐起上半身，興奮的紅色飛上他的蒼白的臉頰。他想說話，可是被杜若的手按住了嘴巴，又挽著他的頭回到枕上。

「鎮靜些！忘記了醫生的吩咐麼？——是的，今天一定繼續罷課。不過大家不要再用糾察隊。因為，那是給敵人一傳攻擊的目

標；因爲，只有最勇敢最堅決的人纔能做糾察隊，然而把最勇敢的人去担任糾察隊便是暴露了自己的主力。……現在，他們，認爲勝利不能一蹴而得，必須用持久戰，他們，認爲暫時沒有組織糾察隊的必要。」

「這是誰的見解？」

「和我同班的，你不認識，向來不聲不響的一個人。」

薪點著頭微笑。似乎又在追想什麼，他的眼睛又閉了。杜若却是什麼也沒想，眼光跟著那落在病床上的閃閃跳動著的太陽光——經過窗外樹葉篩稀了的太陽光，只覺得自己被捏著的一隻手是漸漸地被捏得更加緊了。她的眼光移到薪的臉上。這失血的然而可愛的臉兒從嘴角起的肌肉收縮的多麼緊繃繃！顯然是有什麼嚴肅的

思想在新的腦膜上經過罷。於是昨天早上和午後在槍械室前新的狂熱的舉動又浮到杜若的記憶中來了。戀愛！自己是被這位青年發狂地戀愛著！想躲避麼：不必要！就此結束了自己的浪漫生活罷？問題多著！被自己的生活所逐漸鑄成的自己的性習，已經是不怎地便不能快活了。然而他却是那麼狂熱，非要自己陪坐在這里不行。而且用勁地捏著自己的手不放。而且好像有極強的熱度從他的手掌傳導過來了。……杜若禁不住心跳了，兩種意識的鬥爭的第一次經驗，開始給她一些異樣的苦悶了。

但是新仍然閉著眼，仍然是那麼嚴肅的表情。全然相反的思想，在他腦筋裏奔流著，展開著。突然他高聲笑了，手裏用勁一拉，幾乎使杜若跌倒他身上。他的眼睛睜得很大，耀著一種勝利的而又

叫人害怕的怪光。

杜若輕輕地咬著嘴唇，微笑。釘住著蕭的面孔看了幾秒鐘，微微嘆一口氣，震地站起身來，似乎下了決心似的說：

「蕭，我回去了。下午再來看你。」

「好，我們一塊兒走罷！」

杜若的臉色倏地變了，嘴唇動著，卻沒有話，疑惑地望著她的對手。

「你想，人家正在鬥爭，我却躲開麼？況且一個人在這里，寂寞死了。」

「你有病呀！」

但是蕭不理。放開了杜若的手，他在床上撐起來，一抖手就脫

下了那件白布的病人服。看到是當真要起來，又聯想到昨天他的發瘋似的情形，杜若不能再猶豫了，她猛前一撲，把薪推倒在床上，乘勢便伏在他的胸前，幾乎臉貼著臉地急促地說：

「薪，薪，你又瘋了麼？鎮靜！鎮靜！薪，薪，乖乖地聽我的話！」

到底覺得乏力，薪喘著喘息，不再掙扎，却是還要勉強說話：

「不瘋！我不瘋！一點兒也不！讓我同你一塊兒回去罷！剛才我想過，我想明白了。發瘋拚命，只有把事情弄糟！持久戰，持久戰。我想起熊來了。他這見得到。昨天他並沒發瘋。但是，但是，被我們拖著跑了。但是，但是，熊，他這人，才具不夠。我想起來，想起來了。他反對我們的辦法。他，可是，說不出理由來呀！他

，自己也沒有辦法。——唉，杜若，杜若，你，你把我的胸脯壓破了！——

杜若笑了。但是薪不肯放她起來，只要她挪開半個胸脯。鬆透一口氣，薪又接著說：

「第一次風潮後，我是消極，悲觀；這次，這次，我是發狂，拼命。都不對，我知道了。要堅韌。不消極，也不發狂。持久戰，持久戰！說這話的人，比我們都強些！」

「可是你有病呀！薪，鎮靜，那些事，且不要想。」

暫時沒有回答。薪閉著眼睛似乎又在想什麼。杜若聽得他的心跳得很快。這心，這心，在說什麼話呀！慢慢地又睜開眼來，薪輕聲的然而堅決的說：

「什麼病！不過幾口血罷了。躺幾天就好。回去也是一樣的。住病院，這，成甚麼，況且，錢——」

「你不能回去了。他們要送你到公安局，」

「謠言，恐嚇！」

「絕對不是謠言，不是恐嚇。你看熊他們怎樣了？」

薪攙了眉頭，無力地又把眼睛閉上。杜若凝睇著薪一會兒，又側過臉去望望太陽光，覺得是該走了；並且說到錢，她知道薪沒有辦法，如果她再守在這里不回去活動，那就更沒有辦法。這麼打定了主意，她就抬起身來，把垂到眉間的頭髮往後一掠，可是薪又睜開眼來，拉住了她的手，微笑說：

「杜若，我還是要出去。我到一個朋友那里去。就是送給我油

養的那個信。」

這是一點不像神經異樣了。杜若很放心。她又元氣旺盛地笑起來了。很嬌憨地搖動她那隻被薪捏著的手，她說：

「耐心再住一天罷。今天你不能出去。沒有付清錢，醫院裏也不讓你走。」

「可不是，爲什麼不住普通病房？」

「榻位已經滿了。」

「那麼，再住十天，醫院裏就不要錢麼？」

杜若又笑了。她舉起空著的一隻手，屈著指頭計算了一會兒，很有把握地說：

「不是明天，就是後天，一定可以弄到錢。你放心！現在當真

我要走了。」

再沒有可說，薪只好點頭；放下了杜若的手，彷彿要嘶裂她的靈魂似的睜了瞪一眼，頹然側過臉去，好像是無限淒愴。這意義，杜若是明白的。兩種意識的爭鬥回到她心頭。惘然站著半晌，終于是已經生活所鍛鑄成的性習得了勝利。却正待和薪作別，剛好薪又轉過臉來看著她喟然似問非問地說：

「你給我的只是經濟？」

杜若臉色變了，拖一個圈子，蒼地跑到薪床前蹲下去，把臉攔在床沿上，緊蹙著薪的面孔，不轉氣似的說的很快：

「還有我的心也給你。可是不能和你在一處。昨天早上已經對你說過，在一處，于你沒有好處，于我也沒有好處。你會被我氣死

！你那時要恨死我！」

「你不愛我？」

「愛！是我自己的愛的方式。可以讓你愛一下子！」

薪的臉紅了，瞪著眼睛，鼻孔也微微翕動。

「可不是！只這一句語，你就生氣！薪你還記得一個月前你在輪渡上碰見一同上了館子一同回到校裏的時候麼？那時候，我想愛你一下子！」

「後來呢？」

「後來，我看出你這人太認真，我覺得不應該叫你受苦痛。」
「薪不能了解似的搖頭。」

「將來你會了解的。只要不至於捨得你發悔，今天我就可以不

去，我陪著你，讓你盡量愛我！」

這麼說著，杜若撲到薪的身上對他的失血的嘴唇吮了一口，立即又長笑著站起來，嬌憨地儘瞧著薪的面孔。

過了好一會兒，薪歎着氣輕聲說：

「你是壞人，不，又是好人。總有一些事是我不能了解的。我恨我自己！唉，杜若，不願意再見你了。——不，一天見一次。今天下午你再來一次？」

看到杜若點頭，又看到嬌轟地走了，薪把兩手揀住了頭，一動也不動。然後他又抬起頭來，咬著嘴唇，瞪眼看著空際。於是像什麼都決定了似的，他從床上爬起來，取下了掛在牆頭的診察紀錄紙和鉛筆，就在那張紙的背面寫一封信：

「望親大人：先請不要生氣。脫離家庭的兒子，我們家都已經很多。也請不必替我憂愛。死生窮達，在人自爲。時代給我走的，是一條狹路，不是前進，便是被人踏死。給人墊在腳下做他爬上去的梯子，我不肯。只有向前進。前進還有活路。父親往常教訓我，要我『無愧于未嘗欺良扶惡的家風』，父親啊！什麼都免不了是間接的『扶惡』，除非走上兒子現在自己所找得的路！這是最後的一封信了。做兒子的未嘗不想念兩位孤苦衰老的雙親，兒子的心碎了，但是即使賣掉了兒子的人格，良心，也仍然不夠贖養你們。而且沒有了人格和良心，也就沒有了兒子。以此我決心……………」

(完)

一九三一年，二月八日。

校後記

此篇開始寫的時候，是一九三〇年冬。未及一半，即因痧眼老病大發，幾乎盲了一目，醫治了三個月，這才痊愈，故此篇後半，是在一九三一年春續成的。自己覺得做的不好，所以一年以來，接受此篇的某雜誌遲遲不發表，我也不想發表了。現在該雜誌社已在滬變中燬滅，而光華老板有意付印，就此再尋出底稿來看一遍，很想多加修改，而精神時間，兩不許可。今排印竣事，特記其經過如此。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八日，茅盾。

上海光華書局發行

作家論

郭沫若論

黃人影編

郁達夫論

賀玉波編

魯迅論

邵逸民編

王獨清論

區夢覺編

茅盾論

黃人影編

當代中國
女作家論

黃人影編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印刷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六月出版

路

版權
所有

著者 茅盾

印刷者 光華書局

發行者 光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
四馬路

光華書局

本書實價七分
外埠加郵費二分半

